

中國文學精華

注音

蘇東坡文

儲同人選本

上册

注音

蘇東坡文

揭要

東坡自云：「作文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辭，皆可書而誦之。」史亦稱其氣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非天人並到者，曷克臻此？宜乎蘇海之譽，並於韓潮矣。

小傳

先生名軾，字子瞻，眉山人也。嘉祐二年試禮部，歐陽修寘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五年調福昌主簿，復對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止之，且請召試；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父喪除，還朝，適

王安石執政，欲變科舉，興學校，詔兩制三館議。軾議上，與安石忤，命權開封府推官。時安石創新法，軾上書論之，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又徙徐州、湖州。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謝表語，并媒蘖託諷詩以爲訕謗，逮赴臺獄。帝憐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築室東坡，自號東坡居士。帝嘗語宰相王珪、蔡確，命蘇軾成國史，手札移軾汝州。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饑寒，有田在常，願居之，朝奏夕報可。哲宗立，連擢起居舍人。元祐元年，遷中書舍人，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兼侍讀。四年，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六年，召爲禮部尙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數月，復以讒請外，乃以龍圖學士知潁州。七年，徙揚州，未閱歲，召爲兵部尙書兼侍讀，郊祀爲鹵簿使，遷禮部尙書，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八年，哲宗親政，軾乞補外，以兩學士知定州。時侍御史賈易、監察御史董敦逸、黃慶基先後論軾所作文詞譏斥先朝，及紹聖初，御史復以爲言，謫軾知英州，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又貶瓊州。

別駕，居昌化。徽宗立，連徙永州，更三大赦，還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軾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未幾卒於常州，年六十六，贈太師，諡文忠。

注音
蘇東坡文

目次

卷一

前赤壁賦……………	一	謝量移汝州表……………	四一
後赤壁賦……………	三	乞常州居住表……………	四二
上神宗皇帝書……………	五	到昌化軍謝表……………	四四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筭子……………	二九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四五
杭州召還乞郡狀……………	三二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五二
狄山論匈奴和親……………	三七	詩論……………	五六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三八	禮論……………	五八
到黃州謝表……………	三九	大臣論上……………	六二
		大臣論下……………	六四

續歐陽子朋黨論……………六六

論始皇漢宣……………九七

論武王……………七〇

論范增……………一〇一

伊尹論……………七四

留侯論……………一〇三

論周東遷……………七六

賈誼論……………一〇五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

鼂錯論……………一〇八

之……………七九

諸葛亮論……………一一〇

宋襄公論……………八一

魏武帝論……………一一二

范文子論……………八四

論養士……………一一五

屈到嗜芟論……………八七

剛說……………一一九

論商鞅……………八九

卷二

荀卿論……………九二

策略一……………一

韓非論……………九五

蓄材用……………三

倡勇敢……………	六	與李公擇書……………	二六
答王幼安宣德啓……………	九	答畢仲舉……………	二七
答丁連州朝奉啓……………	一〇	與王荊公第二首……………	二九
答劉沔都曹書……………	一一	答黃魯直第一首……………	三〇
上韓魏公啓……………	一四	答黃魯直第二首……………	三一
謝賈朝奉啓……………	一六	答秦太虛第四首……………	三二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一七	與張嘉父第七首……………	三六
與范子豐第七首……………	一八	與程秀才……………	三七
與滕達道第二十二首……………	一九	與楊元素第十三首……………	三八
答李端叔書……………	二〇	與蒲傳正……………	三八
與張文潛縣丞書……………	二二	范文正公文集序……………	三九
與謝民師推官書……………	二四	六一居士集序……………	四二

書李伯時山莊圖後	四五	石鐘山記	六五
書吳道子畫後	四六	李太白碑陰記	六七
書蒲永昇畫後	四七	潮州韓文公廟碑	六九
韓魏公醉白堂記	四九	表忠觀碑	七三
李氏山房藏書記	五一	司馬溫公神道碑	七七
寶繪堂記	五四	日喻	八六
眉州遠景樓記	五六	稼說送張琥	八八
凌虛臺記	五九	方山子傳	八九
超然臺記	六一	亡妻王氏墓誌銘	九一
放鶴亭記	六三	祭歐陽文忠公文	九三

陵，順流而東也。舳音途艦音盛千里，旌旗蔽空，醜音威酒臨江，橫槩音初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尊以相屬；寄蜉音浮蝣音游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

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籍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壬戌】宋神宗元豐五年。

【明月詩】即詩經風月出篇。

【窈窕之章】即指國離之詩。

【斗牛】二宿名，吳越分野。

【一葦】《詩》：「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頃】百畝。【浩浩】水大貌。【馮虛】猶凌空也。【御風】《莊子》：「御風而行。」

洽然善也。【羽化】死而尸解，晉書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舷】船邊。【棹】櫓也。【接婦】寡婦。【嫋嫋】綿遠也。

【愀然】容色變也。禮記：愀然作色。【月明二句】曹操短歌行句。【周郎】名瑜，字公瑾。【孟德】操字。【夏口武昌】

並今湖北縣名。【荊州】後漢荊州刺史治漢壽，故城在今湖南武陵縣東北。【江陵】今湖北江陵縣，吳為荊州治。【舳舻】

方長船也。一說船尾曰舳，船首曰舻。【醜】以醜澆酒也。【槩】丈八矛。【匏】葫蘆之屬，短頸大腹，可以作飲器。【蜉蝣】小

蟲，朝生暮死。【狼籍】狼所止處，蒿草散亂，故云。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皋，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反音霜露既降，

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

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

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

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

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

予乃攝衣而上，履巉

切 岑巖

巖，披蒙茸；

讀如戎

踞虎豹，登虬

切 奇山

龍；攀栖鶴

危巢，俯馮

懸音

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

涌；予亦悄

切 七小

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

止而休焉。

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蹑蹻，過臨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雪堂】東坡所建，故址在今湖北黃岡縣東。

【臨臬】地名，在今黃岡縣南大江濱。

【坂】斜坡。

【薄】迫也。

【松江之鱸】

今江蘇松江縣，產四鰓鱸魚。

【攝】引持也。

【巉巖】危峻也。宋玉賦：登巉巖而下望兮。

【蒙茸】紛亂之狀。

【虎豹】石形。

【虬龍】木形。

【鶴】鶩鳥。

【馮夷】水神。

【寂寞】靜也。唐書：寂寞無聲。

【悄然】無聲也。

【蹑蹻】蹻音說。

上神宗皇帝書

熙寧四年二月日，具位臣蘇軾，謹冒萬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庸冀私宥，以待斧鉞之誅。而備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諱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顧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威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強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膽，盡力所致，不知其他。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

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而已。

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饑；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違^掩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以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詎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唯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強，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

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善，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乂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利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司。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路深山，常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減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

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相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罷？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

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

戎上聲

長

直亮切

而無名。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

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

蓋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

兵事莫不然。今所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鬪獸，亦

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

講求，磨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

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

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

士，至於庶人，翁音吸然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上自宰

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爲，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

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早音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

茫如捕風，徒聞內帑，他朗切出數百萬緡，民音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爲術，其誰不

能。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遣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至孝武以爲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竟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爲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卽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使，分行天下，招攜戶口，檢責漏田。時張說、楊瑒、音瑒皇甫璟、音璟楊相如，皆以爲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皆州縣希旨，以主爲客，以少爲多；及使百官集議都省，而公卿以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而讀之，觀其所行，爲是爲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爲謗，曾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遣，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爲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

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寧歲矣。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經音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概音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邪？今欲陂碑音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於音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訪尋水利，所謂卽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擘畫，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並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中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並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官司雖知其疎，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誤興

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切於扇多爲側近冒耕，歲月旣深，已同永

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

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舊業以爲官陂，冒佃叩音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

朝廷本無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衣之必用

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閒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

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閒，數郡雇顧音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棗栗，

岷蜀之躡存音，履音而欲以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

雖有長役，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旣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憔悴可知。士大

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宦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

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

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

半天下，不知雇人爲役，與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其

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以兩稅之外，別立一科，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調以爲兩稅，取大曆十四年，應於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必慮後世，豈可於常稅之外，別出科名哉？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毒，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所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耳，何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

怨，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汚吏，陛下能保之歟？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糧草，不許折兌，朝廷既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鹽，糧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議論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換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果不抑配，計其閒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若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鞭撻已急，則繼之以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

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匄音同匄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饑。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糴，秋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糴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害民，雖悔何逮。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必然問人，人知陛下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常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賈人桑弘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音志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霍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

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與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價，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閒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過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促音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

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僥倖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

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家之所以存亡，曆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亡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札知其後亡；吳破楚入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鄧通，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

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靡勳之亂起。故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強。使陛下富如隋，強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冠烏光切羸力爲切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冠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臟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強陽，根本已危，僵仆音普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愛惜風俗，如護元氣，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談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師

成風。德宗初卽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聲翕然，天下想望，庶幾貞觀。及盧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序，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察，徒見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含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瑕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畜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試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

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關張之倫，若班爵遽同，則必不悅。其後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況其他乎？世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音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音人知其疎，而欲以困中行說，讀作悅尤不可信矣。兵，兇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蔽賢之人，至於音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中屠賢相，發憤而死，紛更政令，天下騷然，及至七國發難，音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音不敢躁求，今若多

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

丘切

步可圖，其得者既不肯以僥倖自

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安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

風俗之厚，豈可得哉？

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

荅同

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閒

一事聲

牛交切

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

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

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

可復開多門，以待巧者；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

故近歲樸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

司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其數年之

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

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

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

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

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失，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租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計而預圖，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諍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所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所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犬。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設此官之意，下爲子

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議沸騰，怨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歟？其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常有忘軀犯顏之上，則臨難庶幾有徇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

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閒，則人主何緣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

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旣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之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成王豈有是哉？周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曾莫之罪，而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

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愚不明，不忠不勤，不忠不斷，但忠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狀。陛下頷胡感切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恃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衆，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進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熙寧】神宗年號。

【買燈】

神宗於上元數市斷燈，且令捐價。

【席藁】

藁，禾稈。史記：應侯席藁請罪。

【遁】逃也。

【子

【產】鄧質相公孫僑。【焚載書】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時，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焚書以安衆。見左襄。

【賂伯石】子產爲政，畏伯石作亂，以賂邑而安其心。【車裂】以四肢及首繫於五車，鞭馬而裂其尸。商鞅用秦變法，刑及太子

傅等，孝公薨，致遭車裂之刑。【宋襄公】襄公治兵，不鼓不成列，不重傷，不禽二毛。【田常】齊大夫，專國政，然其先常施德於

民。【謝安】字安石，晉孝武帝宰相。【諸桓】卽桓溫桓沖等人。【庾亮】字元規，晉成帝時爲中書令。【蘇峻】晉成帝

時爲大司農，與祖約舉兵反，溫驕平之。【三司使副判官】三司使總理邦計，位亞執政，淳化後置總計使，正以知制誥雜學士充

副，以員外郎等充，判官其屬。【制置三司】安石變法，以三司并歸戶部，制置條例，建官設屬。【夔路】指用蜀。【肉刑】如朝

刑等。【紀】帝紀。【房杜】房玄齡，杜如晦，唐高祖臣，房善謀，杜善繼。【傳】列傳。【盱】夜也。【內帑】出數百萬緡二

句。【變法之初】出內帑五百萬緡，刑部屬禮部，有員外郎郎中各一人，掌祀典道釋，時刑部出賣度牒，故云緡錢貫也。【繡衣直指】

漢以侍御史爲之，巡行察奸邪。【桓帝】名志，後漢章帝曾孫。【宋文帝】劉宋武帝子，名義隆。【孝武】宋文帝子，名駿。

【臺使】御史之本使者。【蕭齊】蕭道成曾，宋，國號齊。【竟陵】今湖北天門縣西北。【子良】字安英，齊世祖子。【宇文

融】爲殿田勳農使。【裴寬】唐司空，爲禮部尚書。【張說】字道潛，玄宗時相，封燕國公。【楊粲】一作楊翠，爲戶部侍郎。

【皇甫璟】爲揚州尉。【楊伯如】爲懷州別駕。【均稅】如米不及十合，而以升收，絹不及十分，而以寸計，均不得用諸天

下以方田租額，稅數爲限，方田以東西南北若干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以此定稅。【涇水】關中八川之一，

源出甘肅化平縣，至涇川縣入陝西。【陂】澤障也，又池也。【鑿空】鑿，開也；空，道也。見漢書張敖傳，此作行事不實解。【卽

鹿無虞】卽鹿耳文，鹿官也。言卽鹿若睡鹿官，鹿入林中，必不得虞。【堰】壅水爲堤。【鄉戶】里正之類。【躡鷓】字

也。【衙前】官役時議將官有坊場變賣，抵充衙前直。【傳】駢遞。【廂軍】州鎮之兵，擇其健健者，入京師，餘留守本州。

【兩稅】楊炎相繼宗，承大弊後，立兩稅法，秋夏兩次輸入。【楊炎】字公南，唐大都督世弟。【租庸調】唐立租庸調法，丁男授

田一頃，歲輸粟二斛爲租，歲輸絹二匹，綿三兩，輸布者加五之一，麻三斤，或輸銀十四兩爲庸役，人歲二十日，間加二日不役者，日輸絹

三尺爲庸，加役二十五日免調，三十日租調皆免。【大曆】唐代宗年號。【屋粟】三家之稅粟。【不毛】不種桑麻。【里布】

一甲二十五家之布。【夫家之征】夫稅爲百畝之稅，家稅爲出車徒，俱後役。【作邱甲】邱十六井，出馬一匹，牛三頭，今使出

長殺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十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甸所賦如此，今魯合丘出之。【用田賦】令一井之閒，出一邱之稅，井別出馬

一匹，牛三頭，故春秋直書之，以示改法重賦。【青苗】王安石新法之一，插苗時，由官貸錢於農民，秋熟時，加息二分而歸之，不准抑

勒。【義勇】宋英宗治平元年，刺陝西義勇軍十五萬六千餘人，刺者，刺其手背爲字也，不得遺戍守邊。【東軍】防邊之軍。【弓

手】習射之人，宋史：既招弓手，又勞民兵。【常平】倉名，穀賤增價而糶，貴則減價而糶。【山東四句】秦二世時，山東亂起，

趙高請不上關，南謂爲烏蠻別種，唐玄宗時，册皮邏圖爲雲南王，謂其子閣羅鳳入質，後亡去，楊國忠處斬于仲通爲蜀郡長史，率兵討

雲南，蠻讎用，舉軍沒，因忠匿其時，更殺戰功。【均輸】安石令轉運使，凡謂買極敏上供之物，皆皆從貴就賤，用近易遠，日均輸法。按

此漢武用季弘羊策，置均輸官，令大農官盡運天下貨物，買賤賣貴。【霍光】字子孟，漢昭帝臣。【鄉生】名食其，詳漢書。

【周公句】周公謂太公，何以治齊？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箕穢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

太公曰：「後寢弱。」【季札句】魯襄公二十九年，吳公子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鱗，公子制，公叔孫，公子朝，曰：「嚮多君子，未有患

也。」【逢滑句】陳懷公元年，吳破楚入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逢滑曰：「吳新得意，楚王雖亡，吳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

疾謝見左哀。【何曾句】曾侍晉武帝宴，退而告人口：「國家創業垂統，吾每宴見，未聞經國遠圖，非貽厥孫謀之兆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

【房喬句】隋文帝克陳後，天下皆以爲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尅而拒諫，太子卑弱，諸王擅權，行苛政，天下雖安，方憂危亂。」

【斬郵支朝呼韓】漢元帝建昭三年，甘延壽、陳湯矯發，戊己校尉等攻郵支單于，冬，斬其首傳詣京師。竟寧元年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王氏】元帝常有意廢太子，立其王。王鳳與皇后史丹擁太子，後成帝立，王氏勢傾天下。

【收燕趙】指平澤潞服三鎮言。澤潞，屬趙，成德、魏、虢、盧、龍、屬燕。武宗時，劉稹據澤潞反，詔三鎮成德王元逵、魏博何弘敬、盧龍張仲武討平之。文宣宗，似誤。

【復河湟】河，黃河。湟水，源出青海，入甘肅，經西寧縣入於黃河。唐時吐蕃據其地，至宣宗時始復之。

【龐勳句】懿宗九年，桂州戍卒作亂，制官龐勳將之，衆至十萬，康承訓與朱邪赤心討平之。【靈武】縣名，在甘肅。【薊】縣名，屬京兆。

【曹參】參相齊九年，蕭相國薨，參繼爲相，去齊，囑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慎勿擾也。」【黃霸】霸爲涇川太守，時有詩承老病聲，督郵白欲逐之，霸曰：「許丞廉吏，雖老何傷，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凡治道去其太甚耳。」

【晏】晏爲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時，分置諸道租庸使，憤簡空閣士專之，皆新進銳敏。【崔祐甫】祐甫爲相，薦舉惟其人，不自疑畏，未踰年，除吏幾八百人。德宗謂之曰：「人言卿擬官多親舊，何邪？」曰：「進擬者必悉其才行，如不與聞知，何由得實？」帝以爲然。

【建中】德宗年號。【正觀】即貞觀，唐太宗年號。【盧杞】德宗時奸相，時李懷光欲弑，數杞之惡，杞遇其來，疑而遂反。

【播遷】德宗避懷光，幸梁州，安梁州，即今陝西南鄭縣治。【十出而九敗】指當時敗於西夏言。【畜夫】張釋之奏文帝行，當虎園，帝問上林尉禽獸簿，尉不能對，虎園當夫從旁代尉對甚悉，詔拜當夫爲上林令。釋之曰：「以當夫口辯，而趙主之，恐入卜爭爲口辯而無其實，帝乃止。」

【屬國】即典屬國，主蠻夷之來降者。【平城句】高祖被匈奴所困，用陳平計解之。平城，漢縣名，故

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三衣五餌】諷言：「馭匈奴之法，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當養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

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衣也。賜之盛服車乘，以壞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婦人，以壞其耳；賜之倉庫奴婢，以壞其腹；於

來降者召幸之，相娛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也。」【中行說】漢人，送公主而入匈奴者，因以漢事告之。【趙括】趙

奢子，括少讀兵書，與客言，客下謂然，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破趙必矣。」後果爲秦師所敗。【李信】秦將，易楚事未詳。【趙

錯】諸用事，多所變更，丞相申屠嘉以所言不用，疾誅歐而死，後議制七國，七國反，斬錯以謝。【聾牙】辭不平易也。釋文：「周禮：『聾，

聾，聾，聾，聾，此作聾，聾解。【催驅三司文字二句】言強令學習三司官書文件，充以提先補官。【指鹿】趙高欲爲亂，指

鹿爲馬，以試羣臣，二世知其誤，羣臣無敢言者。【問鼎】楚莊王觀長闕，使至問鼎，有窺竊問室之意。見左宣。【計省】卽三

司。【建隆】太祖年號。【而無官長】諷其風聞言事，不必顧慮官長之大小也。【稱親之議】英宗爲濮王子，立後，議崇所

親，司馬光等諍爭之。【孫寶】漢人，字子嚴，爲大司農，劾廷稱功，寶獨非之，坐免。【上導】言下導誘乞郡書註。【王述】字述

字懷祖，歷官將軍尚書令。【任子】子弟因父兄之蔭而得官。【劉毅】岐人，字仲雄，晉武帝問毅曰：「卿以朕方漢何帝也？」曰：

「可方桓靈。」帝曰：「方之桓靈，不已甚乎！」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

之世，不聞此言，今有直臣，故不同也。」【首違句】賦因議貢舉，與王安石相忤。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贄字敬輿，唐嘉興人，德宗時爲翰林學士。其奏議爲後世所宗。劉、陳夾切。

上行下之公文也。此則屬奏議類。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謂人臣之納忠，譬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經效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

伏見唐宰相陸贄，才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乎道德；智如子房而文則過，辯如賈誼而術不疎；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三代已還，一人而已。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苛刻爲能，而贄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忌爲術，而贄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贄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贄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治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針害身之膏肓，音荒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

臣等每退自西閣，卽私相告言，以陛下聖明，必善贄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卽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鼂董之對，則孝

宣以致中興，若陛下能自得師，莫若近取諸賢。

夫六經三史，諸子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贄之論，開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加校正，繕寫進呈，願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贄面，反覆熟讀，如與贄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講讀】官名，在講作讀也。

【天縱】論語：天縱之將聖。

【子房】張良字，佐漢高成帝業，封於留。

【賈誼】漢洛陽人，文帝

時爲梁王太傅。

【三代】夏商周也。

【德宗】名邁，代宗子。

【膏肓】左傳：居肓之上，膏之下，說文：心下膈上也。按：疾中於此，藥

石所不能及，因以喻病之深者。

【貞觀】唐太宗年號。

【馮唐】漢安陵人，文帝時爲中郎署長。時匈奴入寇，上因問廉頗李牧，唐

言文法太密，賞輕罰重，將士莫爲盡力，并言云中守魏尚之冤。文帝悅，特令唐持節赦魏尚。

【漢文】文帝名恆，高帝子。

【魏相】

字弱翁，漢定陶人。宣帝時爲丞相，封高平侯，好親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

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孝宣】名詢，戾太子之孫。

【六經】詩書易禮樂春秋。

【三史】史記、

前後漢書。

【諸子】老子、管子、莊子、列子之類。

【百家】漢書藝文志：諸子百八十九家。茲舉其成數。

【龜鑑】龜所以卜，鑑所

以照，故凡足以爲前知返省之助者，曰龜鑑。

乞校正陸贄奏議進御劄子

杭州召還乞郡狀

臣昔於治平中，自鳳翔職官，得替入朝，首被英宗皇帝知遇，欲驟用臣。當時宰相韓琦，奇音以臣年少資淺，未經試用，故且與館職，亦會臣丁父憂去官，及服闋

缺音

入覲，便蒙神宗皇帝召對，而賜獎激，許臣職外言事。自惟羈旅之臣，未應得此，

豈非以英宗皇帝知臣有素故邪？是時王安石新得政，變易法度，臣若少加附會，進用可必。自惟遠人，蒙二帝非常之知，不忍欺天負心，欲具論安石所爲，不可施行狀，以裨萬一。然未測聖意待臣深淺，因上元有旨買燈四千椀，有司無狀，虧減市價，臣卽上書論奏，先帝大喜，卽時施行。臣以此卜知先帝聖明，能受盡言，上疏六千餘言，極論新法不便。後復因考試進士，擬對御試策進士，并言安石不知人，不可大用，先帝雖未聽從，然亦嘉臣愚直，初不譴問。而安石大怒，其黨無不切齒，爭欲傾臣。御史知雜謝景溫，首出死力，彈奏臣丁憂歸鄉日，舟中曾販私鹽，遂下

諸路體量，追捕當時梢工篙手等，考掠取證，但以實無其事，故鍛鍊不成而止。臣緣此懼禍乞出，連三任外補，而先帝眷臣不衰，時因賀謝表章，卽對左右稱道。黨人疑臣復用，而李定何正臣舒亶三人，構造飛語，醞釀百端，必欲致臣於死，先帝初亦不聽，而此三人執奏不已，故臣得罪下獄。定等選差悍吏皇遵，將帶吏卒，就湖州追攝，如捕寇賊。臣卽與妻子訣別，留書與弟轍，處置後事，自期必死。過揚子江，便欲自投江中，而吏卒監守不果，到獄卽欲不食求死，而先帝遣使就獄，有所約敕，故獄吏不敢別加非橫，臣亦覺知先帝無意殺臣，故復留殘喘。尺從得至今日。及竄責黃州，每有表疏，先帝復對左右稱道，哀憐獎激，意欲復用，而左右固爭以爲不可，臣雖在遠，亦具聞之。古人有言，聚蚊成雷，積羽沈舟，言寡不勝衆也。以先帝知臣特達如此，而臣終不免於患難者，以左右疾臣者衆也。

及陛下卽位，起臣於貶所，不及一年，備位禁林，遭遇之異，古今無比。臣每自惟昆蟲草木之微，無以仰報天地生成之德，惟有獨立不倚，知無不言，可以少報

萬一始衙前差雇利害，與孫永傳、堯韓、維爭議，因亦與司馬光異論，光初不以此怒臣，而臺諫諸人，逆探光意，遂與臣爲仇。臣又素疾程頤之姦，未嘗假以色詞，故頤之黨人，無不側目。自朝廷廢黜大姦數人，而其餘黨猶在要近，陰爲之地，特未發爾！小臣周種乃敢上疏，乞用王安石配享，以嘗試朝廷；臣竊料種草芥之微，敢建此議，必有陰主其事者，是以上書逆折其姦鋒，乞重賜行遣，以破小人之謀，因此黨人尤加忿疾。其後又於經筵，極論黃河不可回奪利害，且上疏爭之，遂大失執政意，積此數事，恐別致患禍，又緣臂痛日昏，所以累章力求補外。竊伏思念，自忝禁近，三年之閒，臺諫言臣者數四；只因發策草麻，羅織語言，以爲謗訕，本無疑似，白加誣執，其閒曖昧譖愬，陛下察其無實而不降出者，又不知其幾何矣？若非二聖仁明，洞照肝膈，則臣爲黨人所傾，首領不保，豈敢望如先帝之赦臣乎？

自出知杭州二年，粗免人言。中閒法外刺配顏章、顏益二人，蓋攻積弊，事不獲已。陛下亦已赦臣，而言者不赦，論奏不已，其意豈爲顏章等哉？以此知黨人之

意未嘗一日不在傾臣，索垢求瑕，止得此事。今者忽蒙聖恩，召還擢用，又除臣弟轍爲執政，此二事皆非大臣本意。竊計黨人必大猜忌，摩厲以須，勢必如此。聞命悸恐，以福爲災，卽日上章辭免乞郡，行至中路，果聞弟轍爲臺諫所攻，般北滂切出廨解音，字待罪，又蒙陛下委曲照見情狀，方獲保全。臣之剛褊，衆所共知，黨人嫌忌，甚於弟轍，豈敢以衰病之餘，復犯其鋒？雖自知無罪可言，而今之言者，豈問是非曲直？竊謂人主之待臣子，不過公道以相知，黨人之報怨嫌，必爲巧發而陰中；臣豈敢恃二聖公道之知，而傲黨人陰中之禍。所以不避煩瀆，自陳人仕以來，進退本末，欲陛下知臣危言危行，獨立不回，以犯衆怒者，所從來遠矣。又欲陛下知臣平生冒涉患難，危險如此，今餘年無幾，不免有遠禍全身之意，再三辭遜，實非矯飾。

柳下惠有言，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臣若貪得患失，隨世俛仰，改其常度，則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終不變，則羣小側目，必無安理。雖蒙二聖

深知，亦恐終不勝衆。所以反覆計慮，莫若求去，非不懷戀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餘，恥復與羣小計較短長曲直，爲世閒高人長者所笑。伏望聖慈，察臣至誠，特賜指揮執政，檢會累奏，只作親嫌回避，早除一郡。所有今來奏狀，乞留中不出，以保全臣子，臣不勝大願。若朝廷不以臣不才，猶欲驅使，或除一重難邊郡，臣不敢辭避。報國之心，死而後已。惟不願在禁近，使黨人猜疑，別加陰中也。干犯天威，謹俟斧鑕。

音贊

【治平】宋英宗年號。

【鳳翔】今陝西鳳翔縣。東坡曾任鳳翔府推官。

【韓琦】宋安陽人，字稚圭，英宗時爲宰相。帝欲用東坡

知制誥，琦以未可驟用爲對，遂直史館。

【館職】宋以史館、昭文館、集賢院爲三館，直院，則謂之館職。

【服闋】三年喪釋服

也。【王安石】宋臨川人，字介甫，神宗時爲相，封荆國公。

【燈四千椀】椀同椀，按述異記：道人毛意歡，每多持燈椀，繩橋。

程史：御史泄書淡墨，以夜倉猝，覆燈燭，則燈椀之名，由來已久。今稱燈爲若干盞，亦同此意。

【試策進士】東坡見安石贊神宗以

獨斷專任，因試進士發策，以管武平吳以獨斷而克，苻堅伐晉以獨斷而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哱專任之子而敗，事同而功異爲問。

【謝景溫】字師直。

【梢工】船舵工曰梢工，亦曰梢子。

【篙手】以行船爲業者。

【鍛鍊】酷吏故入罪曰鍛鍊，謂如

治工之鍛鍊者，金使成熟也。

【連三任外補】安石使書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東坡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密州，知徐州，又

知湖州。【李定】宋揚州人，字資深。【何正臣】宋新淦人，字君表。【舒亶】宋慈谿人，字信道。【構造飛語等句】時李

定等造其知湖州語表語，並蝶巖所爲詩，以爲誦謗，逮赴臺獄。【揚子江】即大江，在江蘇儀徵縣南，自六合縣東流入。【黃州】

今湖北黃岡縣。【衙前差役】元祐時，司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利，欲復差役。東坡謂二害輕重相等，今欲罷免役，而行

差役，正如罷長征而復民兵。【孫永】字曼叔。【傅堯俞】宋須城人，字欽之。【韓維】字持國。【司馬光】字君實。【程

頤】字正叔，在經筵，以禮法自持，東坡謂其不近人情，深嫉之，每加玩侮，於是頤門人賈易朱若庭等，劾東坡謗誦，而黨鵬作矣。【大

姦】謂呂惠卿等。【周種】宋秦州人，字仁熟。【配享】文廟典禮，頤曾思焉，稱配享，十哲以下，稱從祀。【經筵】帝前講經之

席。【發策】猶言策問也。【草麻】草謂也，按唐制，用黃麻紙寫詔。【摩厲以須】謂預備利器，以待一試也。【斧鑕】古行

刑之具。

狄山論匈奴和親

此通華殿進讀之說。漢武帝元狩四年，匈奴請和親，漢使任敞報之，單于留不遣，博士狄山議

以爲和親便，張湯曰：「此愚儒無知。」山曰：「臣固愚忠，若湯乃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

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障。」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障，至月餘，匈奴

斬山頭而去。自是羣臣震懼，無敢忤湯者。

軾謹按漢制，博士秩音姪皆六百石耳。然朝廷有大事，必與丞相御史九卿列

侯，同議可否。蓋親儒臣，尊經術，不以小臣而廢其言，故狄山得與張湯爭議上前，

此人臣之所甚難，而人主之所欲聞也。溫顏以來之，虛懷以受之，猶恐不敢言，又況如武帝作色憑怒，致之於死乎？故湯之用事，致使盜賊半天下，而漢室幾亂，蓋起於狄山之不容也。

【博士】官名。【秩】官職之品級也。【六百石】官俸也。【張湯】漢杜陵人，武帝時拜中大夫，後拜御史大夫。【作色】變色也。

張九齡不肯用張守珪牛仙客

此亦適英殿進讀之說。張九齡，字子高，曲江人，唐玄宗時宰相。時幽

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王，上美其功，欲以爲相，九齡不可。又朔方節度使牛仙客，前在河西，能節用度，勸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尙書，九齡又止之。

軾竊謂士大夫砥礪名節，正色立朝，不務雷同以固祿位，非獨人臣之私義，乃天下國家所恃以安者也。若名節一衰，忠信不聞，亂亡隨之，捷如影響。西漢之末，敢言者惟王章、朱雲二人，章死而雲廢，則公卿持祿保妻子，如張禹、孔光之流耳，故王莽以斗筭所交穿窬之才，恣取神器如反掌。唐開元之末，大臣守正不回，

惟張九齡一人，九齡既已忤旨罷相，明皇不復聞其過，以致祿山之亂。治亂之機，可不慎哉。

【砥礪名節】言磨鍊其節操也。

【雷同】言如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也。

【王章】漢中下人，字仲卿，成帝時爲京兆尹。剛

直敢言，因日食奏彈王鳳致死。

【宋雲】漢平陵人，成帝時爲槐里令，上書願借上方劍，斬侯臣張禹。

【張禹】字子文，潁川人，成帝

時爲相，封安昌侯。帝疑王氏，嘗問禹，禹以己老子孫弱，不敢直言。

【孔光】字子夏，典樞機十餘年。平帝初，王莽權盛，所欲搏擊，輒爲

草，以太后指風光上之。

【王莽】字巨君，後篡漢，國號新。

【斗筲】器小也。

【穿窬】謂穿壁竄牆，類於賊盜也。

【神器】帝

位也。

【反掌】喻事之易也。

【祿山】唐營州柳城胡人，本姓康，後冒安姓，玄宗時爲范陽節度使，舉兵反，陷京師。

到黃州謝表

黃州，治今湖北黃岡縣。神宗時，東坡以詩獄案，貶爲黃州團練副使。

狂愚冒犯，固有常刑，仁聖矜憐，特從輕典，赦其必死，許以自新，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伏念臣早緣科第，誤忝縉紳，親逢睿哲之興，遂有功名之意，亦嘗召對便殿，考其所學之言，試守三州，觀其所行之實，而臣用意過當，日趨於迷，賦命衰窮，天奪其魄，叛逆義理，孤負恩私，茫如醉夢之中，不知言語之出。雖至仁屢赦，而衆

議不容；案罪責情，固宜伏斧鑕質音於兩觀，推恩屈法，猶當禦魑擬音魅媚音於三危，豈謂尙玷切部念散員，更叨善地，投畀磨切俱論黜音之野，保全樛切油居櫟音之生。臣雖至愚，豈不知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德刑並用，善惡兼容，欲使法行而知恩，是用小懲而大誡，天地能覆載之，而不能容之於度外；父母能生育之，而不能出之於死中；伏惟此恩，何以爲報。惟當疏食沒齒，杜門思愆，深悟積年之非，永爲多士之戒，貪戀聖世，不敢殺身，庶幾餘生，未爲棄物。若獲盡力鞭箠之下，必將捐軀矢石之閒，指天誓心，有死無易。

【早緣科第】東坡於嘉祐二年，殿試中乙科。

【縉紳】縉同指，插也。紳，大帶也。荀子論縉紳而無鈎帶矣。

【召對二句】

宋通英殿爲便殿，東坡於英宗時，召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試守三州】謂知密州、徐州、湖州也。

【用意過當四句】

卽李定等媒孽事，見前。

【兩觀】宮廷外懸法令處，孔子爲魯司寇，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見家語。

【魑魅】木石之怪，左傳按

諸四裔，以禦魑魅。

【三危】書舜典：竄三苗於三危。註：三危，西裔之名。

【磨】磨也。

【黜】風屬。

【樛櫟】不材之木。

莊子逍遙遊：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木擁腫，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不中規矩。又人間世：匠石見櫟社樹，其大蔽牛，觀者如市，匠石不

顧。

謝量移汝州表

汝州，治今河南臨汝縣。賦既謫黃州，帝欲命成國史，而王珪不欲，帝乃手札移之汝州。

稍從內遷，示不終棄，罪已甘於萬死，恩實出於再生，祇服訓詞，惟知感涕。伏念臣向者名過其實，食浮於人，兄弟並竊於賢科，衣冠或以爲盛事。旋從册府，出領郡符；既無片善可紀於絲毫，而以重罪當膏於斧鉞。雖蒙恩貸，有愧平生。隻音影自憐，命寄江湖之上；驚魂未定，夢遊縲音紲音之中。憔悴非人，章狂矢志。妻孥之所竊笑，親友至於絕交。疾病連年，人皆相傳爲已死；飢寒併日，臣亦自厭其餘生。豈謂草芥之賤微，尙煩朝廷之紀錄，開其惻悔，許以甄收。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湯德日新，堯仁天覆，建原廟以安祖考，正六宮而修典刑，百廢具興，多士爰集。彈冠結綬，共欣千載之逢；掩面向隅，不忍一夫之泣。故推涓滴，以及焦枯。願惟效死之無門，殺身何益；更欲呼天而自列，尙口乃窮。徒有此心，期於異日。

【內遷】謂汝州屬京西路，較黃州距京近也。

【兄弟句】嘉祐二年，東坡與弟轍同中乙科。

【縲紲】繫罪人之索也。論語：雖

在纒絢之中，非其罪也。【章狂】作狂也。【湯德日新】禮記大學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堯仁句】史記五

帝紀：帝堯者放勳，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原廟】原，再也。謂宗廟之外，更立一廟也。漢惠帝用叔孫通言，作原廟。【六宮】禮記：古

者天子后立六宮。【彈冠】言整潔其冠，將出而仕也。漢書：王陽在位，負禹彈冠。【綬】絲條，以承受印環者。【殺身何益】

見李陵答蘇武書。【尙口乃窮】見易經困卦。

乞常州居住表

常州，治今江蘇武進縣。東坡未至汝州，即上此表，朝奏，夕報可。

臣聞聖人之行法也，如雷霆之震草木，威怒雖甚，而歸於欲其生；人主之罪人也，如父母之譴子孫，鞭撻雖嚴，而不忍致之死。臣漂流棄物，枯槁餘生，泣血書詞，呼天請命，願回日月之照，一明葵藿之心。此言朝聞，夕死無憾。臣昔者嘗對便殿，親聞德音，似蒙聖知，不在人後，而狂狷妄發，上負恩私，既有司皆以爲可誅，雖明主不得而獨赦；一從吏議，坐廢五年，積憂薰心，驚齒髮之先變；抱恨刻骨，傷皮肉之僅存。近者蒙恩量移汝州，伏讀訓詞，有人材實難，弗忍終棄之語，豈獨知免

於縲紲亦將有望於桑榆，但未死亡，終見天日，豈敢復以遲暮爲歎，更生僥切覲覲之心，但以祿廩久空，衣食不繼，累重道遠，不免舟行自離黃州，風濤驚恐，舉家重病，一子喪亡。今雖已至泗州，而資用罄竭，去汝尙遠，難於陸行，無屋可居，無田可食，二十餘日，不知所歸，飢寒之憂，近在朝夕，與其強顏忍恥，干求於衆人，不若歸命投誠，控告於君父。

臣有薄田在常州宜興縣，粗給饘

支馬切

粥，欲望聖慈，許於常州居住。又恐罪

戾至重，未可聽從便安，輒敍微勞，庶蒙恩貸。臣先任徐州日，以河水浸城，幾至淪陷，臣日夜守捍，偶獲安全，曾蒙朝廷降敕獎諭。又嘗選用沂魚衣切州，百姓程棐，令購捕凶黨，致獲謀反妖賊李鐸、郭進等一十七人，亦蒙聖恩，保明放罪，皆臣子之常分，明音無涓埃與音之可言，冒昧自陳，出於窮迫，庶幾因緣僥倖，功過相除，稍出羈囚，得從所便。垂念臣受性剛褊，通音賦命奇窮，既獲罪於天，又無助於下，怨仇交積，罪惡橫生。羣言或起於愛憎，孤忠遂陷於疑似，中雖無愧，不敢自明。向非人主獨

賜保全，則臣之微生，豈有今日。伏惟皇帝陛下聖神天縱，文武生知，得天下之英才，以全三樂，躋斯民於仁壽，不棄一夫，勃然中興，可謂盡善。而臣抱百年之永歎，悼一飽之無時，貧病交攻，死生莫保，雖鳧雁飛集，何足計於江湖，而犬馬蓋帷，猶有求於君父，敢祈仁聖，少賜矜憐，臣見一面前去，至南京以來聽候朝旨。

【葵藿】巧植也。魏志：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也。【德音】善言也。漢書：陛下發德音，下明詔。【量移】汝

州見前。【桑榆】日暮時，光留於桑榆之上，以喻晚年。【泗州】宋屬淮南東路，今安徽盱眙縣北一里。【宣興】今縣屬

江蘇。【餽粥】糜也。厚曰餽，稀曰粥。【徐州】治今江蘇銅山縣，賦知徐州，河決曹村，水湧至城下，城將敗，賦詣武衛營，呼卒長爲

盡力，遂築重南長堤，復請於朝，增築故城爲木岸，以防水之再至。【沂州】治今山東臨沂縣。【程棐捕囚黨事】見東坡

謝徐州失察妖賊放罪表。【捕】急也。【英才】孟子：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仁壽】王吉：躋諸仁壽之域。【犬

馬蓋帷】禮記：獻帷下宮，爲埋馬也。徹蓋不棄，爲埋狗也。【南京】宋之南京，即今河南商邱縣。

到昌化軍謝表

昔宗紹聖間，東坡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營地，宋屬廣南西路南寧軍，今廣東昌江縣東南

十里。

並鬼門而東驚，浮瘴海以南遷，生無還期，死有餘責。伏念臣頃緣際會，偶

竊寵榮，曾無毫髮之能，而有邱山之罪，宜三黜而末已，跨萬里以獨來，恩重命輕，咎深責淺，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堯文炳煥，湯德寬仁，赫日月之照臨，廓天地之覆育，譬之蠕動，稍賜矜憐，俾就窮途，以安餘齒，而臣孤老無託，瘡痍交攻，子孫慟哭於江邊，已爲死別，魑魅逢迎於海上，寧許生還。念報德之何時，悼此心之永已，俯伏流涕，不知所云！

【鬼門】文選註：東海有山口度索，名曰鬼門。

【瘡】山川滯熱蒸鬱之氣。

【三黜】論語：鄉下惠爲士師三黜。

【蠕動】蟲行。

【魑魅】人面獸身，四足。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方，字安道。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非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不得已，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

不勝也，其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迫，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愁怨，其後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謫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

自古人主好動干戈，由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於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被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歲調發，所向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舂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班固以爲太

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歿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音音帝嗣位，此心不衰，皆能誅滅強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音音谷音音渾音音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音夫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其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其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傷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卽敗衄，同雖女惕然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

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偷，兵革朽鈍。元昊乘閒，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

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實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強。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寮，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志；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著，遂成厲階。旣而薛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效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師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旰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怨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構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橫山，熊本發難於渝瀘。盧音然此等皆戕賊已降，俘音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強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罷音於輸送，貲糧器械，不見敵而

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陵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居於白刃，筋骨絕於餽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刳枯音切鬻力轉切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箸而不忍食，而況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旣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況所在將吏，罷軟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樂限切乏，內府累世之積，掃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儲，上供殆盡；百官俸廩，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蟻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

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慟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迹，見之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興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思，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然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有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睦鄰，安靜無爲，固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

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漢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西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人臣納說於君，

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勇於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究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建元】漢武帝年號。

【蚩尤旗】星名，晉書天文志：蚩尤旗，類彗而後曲，象旗。

【巫蠱】巫以邪術惑惑人也。漢武時，女巫入

宮，教人解厄，埋木人於地而詛之，帝病，變入江充，因言巫蠱之由，充與戾太子有隙，言太子宮中木人甚多，太子舉兵反，充斬之，尋自殺，後靈關三老白其冤，族充家。

【隋文帝】姓楊，名堅。

【煬帝】文帝子，名廣。

【突厥】唐外夷名。唐時奄有漠北，今土耳其，乃

其遺種。

【高昌】唐外夷名，在今新疆吐魯番地。

【吐谷渾】唐外夷名，今青海及四川松潘縣，皆其故地。

【遼東】高麗居遼

冰之東，太宗曾征之。

【武氏三句】武后殺唐宗殆盡。

【罽】敗也。

【元昊】西夏主，本姓拓跋，宋賜姓趙德明之子。

【延

安】今西陝膚施縣東。

【涇原】今陝西涇陽縣。

【麟】宋州名，屬河東路，今陝西神木縣北。

【府】宋州名，屬河東路，今陝西府

谷縣治。

【弼臣】指中書省諸臣。

【樞臣】指樞密院諸臣。

【薛向】字師正，工計算，歷主邊事。

【橫山】在陝西省榆林道

境。【韓絳】字子華，開幕府延安時，用知青湖城神誘策，欲取橫山，既城，韓元又冒雪築撫寧堡，調發驟然。【陳升之】字鳴叔，建

陽人，安石引之爲相。安石開邊釁，升之附會之。【呂公弼】字寶臣，夷簡子，官終奉州帥，無附會用兵事。【寶元慶曆】皆宋仁

宗年號，時趙元昊反，宋師屢敗。【王詔句】詔字子純，德安人，景思立之敗，朝廷議棄熙河，詔乃直扣定羌城，破結河族，斷夏國通路，

進臨寧河，羌瞎征知援絕，拔柵去。熙州河州，在今甘肅。【章惇句】惇字子厚，建州浦城人，時經制南北江羣蠻，命爲湖南北察訪

使，惇遣李資敷招之，淫於夷婦，被殺。惇以三路兵，平懿州，以蠻方據潭之梅山，乘勢而南，以是兵久不決。按梅山，在今湖南新

化安化兩縣。【熊本句】本字伯通，番禺人。濶用羅曼夷叛，本以計致百餘人，梟之濶川，遂柯陰曾於柯陰，降之。濶州南川獠不斗叛，

本遣兵討佛壩，破其寨，本斗舉秦州地五百里以降。按濶濶，今四川巴縣濶縣。【沈起句】沈起代蕭注守桂州，嘗言密受旨，擅令繼

吏入溪洞，禁止交人入州縣貿易，交阯入寇，起總命劉彝代之，以守廣，自過絕其表疏，交人乃連陷廉白欽恩四州。起，字興宗，明州鄞人。

【執字執中，福州人。】【李憲二句】憲，宦官，官熙河經略安撫司。劉摯論其貪功生事，頓兵以城蘭州。按洮州，北周置，今爲臨潭縣。宋時

屬秦鳳路。【南郊句】郊，祭天之名。宋代郊祭，賞賜用繁，亦病國之一。【白登】山名，在今山西大同縣，漢高被匈奴圍於此。

【西域二句】漢光武二十一年，莎車王賢欲兼併西域諸國，諸國恐懼，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保護，帝報曰：「今使者求兵，

未能出，爲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鄯善等復附匈奴。

代滕甫辯謗乞郡書

甫字元發，東陽人，以避高魯王諱，改字爲名。性豪雋，慷慨不拘小節，舉進士，歷知齊鄆二

州。會婦黨李逢爲逆，或因擠之，黜爲池州，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節過，貶居筠州，因上章自訟，得改湖州。

臣聞人情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父。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號天。蓋情發於中，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趨赴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憐察。

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孫有言，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應鷗諸延切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但信道直前，謂人如己，既蒙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衆人，任其蠢愚，積成仇怨，一自離去左右，十有二年，浸潤之言，何所不有。至謂臣陰黨反者，故縱罪人，若依斯言，死未塞責。

竊伏思宣帝，漢之英主也，以片言而誅楊惲；於粉切太宗，唐之興王也，以單詞而殺劉洎。思音自古忠臣烈士，遭時得君，而不免於禍者，何可勝數？而臣獨蒙皇帝陛下，始終照察，愛惜保全，則陛下聖度，已過於宣帝太宗；而臣之遭逢，亦古人所未有，日月在上，更何憂虞。但念世之憎臣者多，而臣之賦命至薄，積毀銷骨，巧言

鑠式約切金，市虎成於三人，投杼起於屢至。倘因疑似，復致人言，至時雖欲自明，陛下亦難屢赦，是以及今無事之日，少陳危苦之詞。

晉王導，乃王敦之弟也，而不害其爲元臣；崔造、源休之甥也，而不廢其爲宰相。臣與反者，義同路人，獨於寬大之朝，爲臣終身之累，亦可悲矣！凡今游宦之士，稍與貴近之人，有葭莩之親，半面之舊，則所至便蒙異待，人亦不敢交攻。況臣受知於陛下中興之初，效力於衆人未遇之日，而乃毀譽不忌，踐踏無嚴，臣何足言，有辱天眷，此臣所以涕泣而自傷者也。今臣旣安善地，又忝清班，非敢別有僥求，更思錄用。但患難之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怖音故切畏成疾，敢望陛下憫餘生之無幾，宥前日之異恩，或乞移臣淮浙間一小郡，稍近墳墓，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仰瞻天日之表。然後退伏田野，自稱老臣，追弒始終之遭逢，以詫正亞切鄉鄰之父老，區區志願，永畢於斯。伏願陛下憐其志，察其愚，而赦其罪，臣無任感恩知罪激切屏營之至！

【季孫】季文子有交也。魯一

【見有禮於其君者四句】見左傳文公。

【浸潤】言讒言以漸而進，猶之浸物以

漸而澤，使人不覺也。論語：浸潤之語。

【宣帝】初名病己，改名詢。

【楊惲】字子幼，華陰人，以才能稱譽，與太僕或長舉相失，坐

事免爲庶人，後以報孫會宗書，有毀謗語，爲人告發，坐誅。

【太宗】名世民。

【劉洎】字思道，江陵人，太宗征遼東，詔洎輔太子

監國，性疏而果，與褚遂良不相，爲遂良所誣，賜死。

【積毀銷骨二句】見鄆陽獄中上梁王書。

【市虎】戰國策：夫市之無

虎明矣，然而三人言之則成虎。

【投杼】戰國策：人有與會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會子母曰：「會參殺人。」母曰：「吾子不殺

人。」絳白若。有頃，人又曰：「會參殺人。」母尚絳白若。頃一人又告之曰：「會參殺人。」母懼，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會子之賢，與母之信，

三人疑之，雖慈母不能信也。

【王導】字茂弘，晉臨沂人，元帝卽位，參與機務，又輔明帝成帝，歷事三朝，出入將相，官至太傅。【王

敦】字處仲，尊從兄，元帝卽位建康，以爲爲鎮東大將軍，恃功專權，帝欲裁抑之，遂據武昌反，進至石頭城，帝以敦爲丞相，仍還武昌。明

帝時，謀篡益亟，又舉兵反，旋以病死。

【崔造】字玄宰，唐博陵安平人，朱泚之亂，造爲建州刺史，聞難作，馳檄鄰州，請齊舉義兵，德宗

嘉之。及收京師，詔造至藍田，以舅源休助逆伏誅，上疏請罪，不敢卽赴闕，上以爲知禮，優詔慰勸，拜吏部郎中給事中。

【源休】相州

臨漳人，嘗使回紇，後朱泚以爲宰相，制度支，休遂爲謀主，泚死，休走鳳翔，爲其部曲所殺。【葭莩】葭中薄膜也。漢書：今臣非有葭莩

之親，此喻疏薄之親。

【淮浙】淮水源出河南桐柏山，東流瀟於江蘇安徵間之洪澤湖，其下游宋時由今江蘇連水縣入海，今下游

已淤，浙水上游有二，北曰新安江，南曰蘭溪，於建德縣東南相合，東北流經桐廬、富陽，至錢塘離子門入海。

【屏營】惶恐也。國語：屏

營彷徨於山林之中。

詩論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迂音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強強音牽合以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莫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閒，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第音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尙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閒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

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

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

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關關雉鳩，

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纒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

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

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彊爲是物之說，以

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矣，而皆合之以爲興；

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

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雷，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

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

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雉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

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

彊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仲尼】孔子之子。【六經】謂詩書易春秋禮樂也。樂經亡於秦，漢不傳。【禮】經名。周禮儀禮禮記，謂之三禮。【春秋】經

名。本魯史記之名，孔子刪定之，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編年之史也。【書】經名。爲世界最古之

史。【易】經名。古卜筮之書。有連山歸藏周易，謂之三易。今但存周易，即易經。【卜筮】問龜曰卜，謂欲知事之吉凶，灼龜以取兆

也。筮，以善草古休咎。易疏序：及秦燔書，易以下筮書獨存。【愉佚】安樂也。荀子：爲堯舜則常愉逸。【牀第】床室也。左傳：牀第

之言不踰閭。【繩墨】取以爲直之具。繩墨誠陳，不可以欺以曲直。【區區】小也。左傳：是區區者而不子異。【殷其雷】二

句。見詩召南，殷其雷，雷不作雷。【出自北門】句。見詩邶風。【揚之水】句。見詩唐風，擊鮮明貌。【終朝二

句。見詩小雅，兩手白晳。【瞻彼二句】見詩小雅，泱泱深廣貌。【關關二句】見詩周南，關關和聲，雉鳴也。【南有

樛木二句】見詩周南，木下曲曰樛。藟與葛異，亦葛類。【南有喬木二句】見詩周南。【維鵲有巢二句】見詩周南。

【嘒嘒草蟲二句】見詩周南。嘒嘒，聲也。草蟲，當羊也。趨，躍也。阜，蟄，蛰子也。【興】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事者曰興，爲詩六

義之一。【比】比方於物，亦詩六義之一。比之與興，同附託外物，比顯而興隱。【摯】至也，猶言懇摯。

禮論

昔者商周之際，何其爲禮之易也；其在宗廟朝廷之中，遜豆簋，豆簋，音益，音牛。

羊酒醴之薦，交於堂上，而天子諸侯大夫卿士，周旋揖讓，獻酬百拜，樂作於下，禮行於上，雍容和穆，終日而不亂；夫古之人，何其知禮而行之不勞也？當此之時，天下之人，惟其習慣而無疑，衣服器皿，辟明冠冕佩玉，皆其所常用也。是以其人入於其間，耳目聰明，而手足無所忤，誤音其身安於禮之曲折，而其心不亂，以能深思禮樂之意，故其廉恥退讓之節，粹音然見於面，而盎厄然發於其躬；夫是以能使天下觀其行事，而忘其暴戾鄙野之氣。至於後世，風俗變易，更數千年，以至於今，天下之事，已大異矣。然天下之人，尚皆記錄三代禮樂之名，詳其節目，而習其俯仰，冠古之冠，服古之服，而御古之器皿，樛音偃僂拳曲，勞苦於宗廟朝廷之中，區區而莫得其紀，交錯紛亂而不中節，此無足怪也；其所用者，非其素所習也，而彊上使焉，甚矣夫後世之好古也！

昔者上古之世，蓋嘗有巢居穴處，汗尊杯衰音飲，燔黍捭博厄豚，蕡音桴音土鼓，而以爲是，足以養生送死而無以加之者矣；及其後世聖人，以爲不足以大利

於天下；是故易之以宮室，新之以籩豆鼎俎之器，以濟天下之所不足，而盡去太古之法。惟其祭祀以交於鬼神，乃始薦其血毛，豚解而腥之，體解而爛音之，以爲是不忘本，而非以爲後世之禮不足用也。是以退而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音羹，以極今世之美，未聞其牽於上古之說，選音慝音而不決也。且方今之人，佩玉服黻音，冕而垂旒音，拱手而不知所爲，而天下之人，亦且見而笑之，是何所復望於其有以感發天下之心哉？

且又有所大不安者，宗廟之祭，聖人所以追求先祖之神靈，庶幾得而享之，以安卹孝子之志者也；是以思其平生起居飲食之際，而設其器用，薦其酒食，皆從其生以冀其來而安之；而後世宗廟之祭，皆用三代之器，則是先祖終莫得而安也。蓋三代之時，席地而食，是以其器用，各因其所便而爲之，高下大小之制；今世之禮，坐於牀而食於牀上，是以其器不得有所變，雖正使三代之聖人，生於今而用之，亦將以爲便安。故夫三代之視上古，猶今之視三代也；三代之器，不可

復用矣，而其制禮之意，尙可依倣以爲法也。宗廟之祭，薦之以血毛，重之以體薦，有以存古之遺風矣，而其餘者，可以易三代之器，而用今世之所便，以從鬼神之所安；惟其春秋社稷，釋奠釋菜，凡所以享古之鬼神者，則皆從其器；蓋周人之祭，蜡音與田祖也，吹葦籥，音擊土鼓，此亦各從其所安耳。嗟夫！天下之禮，宏闊而難言，自非聖人而何以處此。故夫推之而不明，講之而不詳，則愚實有罪焉。唯其近於正而易行，庶幾天下之安而從之，是則有取焉耳！

【籩豆簠簋】古祭器。籩，編竹爲之；豆，以木爲之，刻鏤而祭以漆。簠，形方，簋，形圓。【忤】逆也。【睟然】盛貌。【僾僾】恭敬

貌，曲背也。左傳：一命而僾，再命而倣，三命而俯，循牆而走。【汗尊抔飲】尊，同樽。禮記：汗尊而抔飲。注：汗尊，鑿地爲樽也。抔，手掬

之也。【燔黍捭豚】燔，燒也。捭，兩手擊也。禮記注：中古未有釜，燔黍，捭豚，加於燒石之上而食之耳。【黃桴土鼓】禮記：

黃桴而土鼓。注：黃，土塊。桴，鼓槌，謂搏土爲桴也。土鼓，築土爲鼓也。【燔】沈肉於湯。【鉶羹】周禮：祭祀共大羹鉶羹。注：大羹，不致

五味，鉶羹，加鹽菜矣。【選悞】柔弱畏怯之意。【蔽兔】古祭服也。蔽，蔽膝也。兔，如今之平天冠。【旒】以絲繩貫玉，垂冕前後

也。【春秋社稷】社，土神。稷，穀神。古時春秋二季則祀之。【釋奠】置爵於神前而祭也。禮記：凡學，春秋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

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菜】以芹藻之屬禮先師也。禮記：始立學者，既蠶器用幣，然後釋菜。【蜡】年終祭名。

禮記：婚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

【田祖】周禮：祀始耕田者，謂神農是也。

【葦箏】古樂器。禮記：土鼓、篪、柷、箏。

籥，伊邠氏之樂也。

大臣論上

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天下不幸而無明君，使小人執其權，當此之時，天下之忠臣義士，莫不欲奮臂而擊之。夫小人者，必先得於其君，而自固於天下，是故法不可擊，擊之而不勝，身死，其禍止於一身；擊之而勝，君臣不相安，天下必亡。是以春秋之法，不待君命而誅其側之惡人，謂之叛；晉趙鞅入於晉陽以叛是也。世之君子，將有志於天下，欲扶其衰而救其危者，必先計其後而爲可居之功，其濟不濟則命也，是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小人，君不誅而吾誅之，則是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夫既已侵君之權，而能北面就人臣之位，使君不吾疑者，天下未嘗有也。

國之有小人，猶人之有癭。切頤今人之癭，必生於頸而附於咽，是以不可去；

有賤丈夫者，不勝其忿而決去之，夫是以去疾而得死；漢之亡，唐之滅，由此之故也。自桓靈之後，至於獻帝，天下之權歸於內豎，賢人君子，進不容於朝，退不容於野，天下之怒，可謂極矣；當此之時，議者以爲天下之患，獨在宦官，宦官去，則天下無事。然竇武何進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袁紹擊之而勝，漢遂以亡。唐之衰也，其迹亦大類此。自輔國元振之後，天子之廢立，聽於宦官，當此之時，士大夫之論，亦惟宦官之爲去也。然而李訓鄭注元載之徒，擊之不勝，止於身死；至於崔昌遐擊之而勝，唐亦以亡。方其未去，是纍然者瘦而已矣；及其既去，則潰裂四出，而繼之以死，何者？此侵君之權而不可居之功也。

且爲人臣而不顧其君，捐其身於一決，以快天下之望，亦已危矣；故其成則爲袁爲崔，敗則爲何竇爲訓注。然則忠臣義士，亦奚取於此哉！夫竇武何進之亡，天下悲之以爲不幸，然亦幸而不成，使其成也，二子者將何以居之？故曰以義正君，而無害於國，可謂大臣矣。

【趙鞅】卽趙簡子。其入晉陽以叛者，因范氏中行氏之伐之也，均以私怨，文引此事欠當。【晉陽】今山西臨汾縣。【癩】瘡癩。

【桓靈】漢桓帝名志，靈帝名宏。【獻帝】名協。【內豎】宮內小臣。【寶武】字游平，靈帝時，與陳蕃奏誅宦者，爲曹節等

所殺。【何進】宛人，靈帝崩，皇子辯卽位，進召董卓兵，欲悉誅諸宦官，入白太后，請盡誅之，爲宦官張讓等所知，俟進出斬之。【袁

紹】字本初，進既被殺，紹卽引兵屯闕下，捕宦者皆殺之。【輔國、元振】李輔國，程元振，唐肅宗時宦官。【李訓、鄭注】文宗時，

訓注謀誅宦官不成，爲仇士良等所殺。【元載】代宗時相，奏除魚朝恩，後以賄誅。【崔昌遐】名胤，小字綰郎，昭宗時，假朱全忠

兵，以誅宦官。

大臣論下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君；然則是小人者，

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

勢然也。古之爲兵者，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用

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如左右手。小人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

而君子之莫吾赦也，則將日夜爲計，以備一旦卒皆沒切。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

從而疾惡之，是以其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毒也，忿戾而不可解；故凡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子之速之也。

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爲客，小人爲主，主未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近於不順，直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閒，寬之使不吾疾，狃緝音之使不吾慮，啖淡音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乘其隙，推其墜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爲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逼，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

今夫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能不爭，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其交易閒，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之以合其交，亦以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爲君子之計

者，莫若深交而無爲；苟不能深交而無爲，則小人倒持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嗚呼！知此其足以爲大臣矣夫！

【陽浮】佯與之親，而無實意。

【狙】狎習也。

【啖】以物與食。

【陸賈】楚人，呂太后時，諸呂擅權，賈言於陳平曰：「天下安，注

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天下雖有變而權不分，」乃交驩太尉周勃，以五百金爲物壽，兩人深相結，因以滅諸呂。【絳

侯】卽周勃，誅諸呂，迎立文帝。

續歐陽子朋黨論

歐陽子曰：「小人欲空人之國，必進朋黨之說。」嗚呼！國之將亡，此其徵歟？禍莫大於權之移人，而君莫危於國之有黨；有黨則必爭，爭則小人者必勝，而權之所歸也，君安得不危哉？

何以言之？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閒，諫音而親者難睽，奎音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惟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蓋嘗論之：君子如嘉禾也，封殖之甚難，而去之甚易；小人如惡草也，不種而生，去之復蕃，煩音世未有小人不除而治者也。然去之爲最難，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衆之致怨也深，小者復用而肆威，大者得志而竊國，善人爲之掃地，世主爲之屏息，譬斷蛇不死，刺虎不斃，其傷人則愈多矣。齊田氏魯季孫是已！齊魯之執事，莫非田季之黨也，歷數君不忘其誅，而卒之簡公弑，昭哀失國，小人之黨，其不可除也如此；而漢黨錮之獄，唐白馬之禍，忠義之士，斥死無餘，君子之黨，其易盡也如此；使世主知易盡者之可戒，而不可除者之可懼，則有瘳，抽音矣。

且夫君子者，世無若是之多也；小人者，亦無若是之衆也。凡才智之士，銳於功名，而嗜於進取者，隨所用耳。孔子曰：「仁者安仁，智者利仁。」未必皆君子也。

冉有從夫子則爲門人之選，從季氏則爲聚斂之臣。唐柳宗元劉禹錫，使不陷叔文之黨，其高才絕學，亦足以爲唐名臣矣。昔欒懷子得罪於晉，其黨皆出奔，樂王鮪謂范宣子曰：「盍反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欒氏之勇也，予何獲焉？」王鮪曰：「子爲彼欒氏，乃亦子之勇也。」嗚呼！宣子蚤從王鮪之言，豈獨獲二子之勇，且安有曲沃之變哉？愚以謂治道去泰與太甚耳，苟黜其首惡，而貸其餘，使才者不失富貴，不才者無所致憾，將爲吾用之不暇，又何怨之報乎？人之所以爲盜者，衣食不足耳；農夫市人，焉保其不爲盜，而衣食旣足，盜賊豈有不能返農夫市人也哉？故善除盜者，開其衣食之門，使復其業；善除小人者，誘以富貴之道，以墮呼賊其黨，以力取威勝者，蓋未嘗不反爲所噬也。

曹參之治齊曰：「慎無擾獄市。」獄市姦人之所容也，知此亦庶幾於善治矣。姦固不可長，音而亦不可不容也。若姦無所容，君子豈久安之道哉？牛李之黨徧天下，而李德裕以一夫之力，欲窮其類，而致之必死，此其所以不旋踵罹仇人

之禍也。姦臣復熾，忠義益衰，以力取威勝者，果不可邪？愚是以續歐陽子之說，而爲君子小人之戒。

【歐陽子】名修，字永叔，著有盛衰集，集中有朋黨論。

【徵】證也。論語：杞不足徵也。

【際】違也。離隔之義，本作睽。

【徵倖】

徵，求也。倖，謂所不當得而得者。中庸：小人行險以徵倖。

【封殖】封，聚土也。殖，生也。

【葦菁】葦，茂也。書：洪範：庶草蕃蕪。

【掃

地】言漸滅無餘也。漢書：魏豹傳：昔古遺烈，掃地盡矣。

【屏息】屏，藏其氣不敢息也。論語：屏氣俱不息者。

【齊田氏】即

陳氏。陳公子完奔齊，桓公欲使爲卿，辭之，乃使爲工正，卒諡敬仲，及五世孫無宇，厚施於國，景公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

【季孫】魯大夫，季孫宿也，卽季武子。時公室卑，三桓強，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

能。」武子固請，乃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簡公】齊簡公，名壬，悼公子，一作景公子。在位四年，爲田常所弒，諡簡。

【昭

哀】魯昭公，哀公也。昭公，襄公庶子，名稠，立一十五年，三家共伐公，公出奔齊，久之，公如晉求入，晉六卿受季氏賂，乃處公於乾侯，在外

八年，卒，諡哀公。定公，名蔣，齊田常弒其君，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公患一桓，將欲因諸侯而劫之，三桓攻公，公奔於衛，去如鄆，遂如

越，國人迎公復歸，在位二十七年，卒，諡哀。【漢黨錮之獄】東漢桓帝時，士大夫李膺等，疾宦官勢盛，捕其黨，宦官乃言膺等與太

學游士爲朋黨，誘毀朝廷，辭連二百餘人，禁錮終身，事詳後漢書黨錮傳。

【唐白馬之禍】白馬，驛名。柳琛因星變，疏其素取不

快者於朱全忠曰：「此曹皆怨望腹誹，宜以之塞災異。」李振亦言於全忠曰：「此輩常自謂清流，宜投之黃河，使爲濁流。」全忠笑從

之，聚獨孤損、裴綱、崔遠等三十餘人於白馬驛，一夕盡殺之。

【瘳】病愈也。書說命：厥疾弗瘳。

【冉有二句】冉有名求，字子有，

魯人，孔子弟子。居政事科。季康子問政，子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後爲季氏宰。季氏富於周公，求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柳宗元】字子厚，唐河東人，拜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世號柳柳州。詩愈謂其文雄深壯健，似司馬子長云。【劉

禹錫】字夢得，中山人，拜監察御史。坐王叔文黨，貶朗州司馬。作竹枝辭，十餘篇，武陵夷俚悉歌之。善詩，晚尤精，白居易推爲詩豪。

【韓懷子】晉驪盈，懷子其諡也。平公時爲下卿，母驪氏爲范宣子女，有淫行，盈患之，邪懼而迎於宣子，誣盈怨范氏，欲以死作難。范宣

子畏其好施多士，乃使城於著而途逐之，盈奔楚，復歸齊，潛入晉，戰敗，奔曲沃，晉人圍而克之，盡滅其族。【樂王鮒】晉大夫樂桓子。

謂宣子語，見左傳襄公二十一年。【范宣子】姓，名匄，詞彙書爲管匄。宣子其字也。【盍】何不也。【州綽】晉大夫，後事

齊莊公，死於崔氏之難。【邢蒯】晉大夫，驪氏之黨，與知中行立州綽，同出奔齊。【曲沃】晉地，即今山西聞喜縣。【隰】豈

也。【曹參】漢初功臣，與蕭何同佐高祖定天下，自齊相入爲相國。【牛李黨句】謂唐牛僧孺與李吉甫德裕父子也。新唐書

欲引僧孺益樹黨，出德裕爲浙西觀察使，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按牛李朋黨，互相傾軋，垂四十年。【李德裕】字文饒，

吉甫子。文宗時，裴度薦其材堪宰相，而李宗閔牛僧孺等深阻之，損不得進。武宗時，入相當國六年，弭藩鎮之禍，威權獨重。宣宗立，爲忌

者所構，貶崖州司戶卒。

論武王

武王名發，文王子，滅商，即天子位，國號周。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

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

蘇子曰：武王非聖人也，昔者孔子蓋罪湯武，顧自以爲殷之子孫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無閒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蓋謂之弑君，至恥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子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存亡，民之生死，將於是乎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以湯武爲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

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

紂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終，或死於亂，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爲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
改過，則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主，有聖人者出，而天下
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苟
文若，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
之事也，文若豈教曹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旣平，神器自至，將不得已而受
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謀九錫，則文若死之，故吾嘗以文
若爲聖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
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
王泣而告之，旣殺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然則
臣王乎？」曰：「棄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_{於計}而死。武王親以黃鉞_晉斬紂，使
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復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

武王之封武庚，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聖人也。

【殷遺民二句】武王封武庚爲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祿父，武庚名，紂子。鮮，管叔名。度，蔡叔名。處，霍叔名。俱武王弟。

【祿父與管蔡二句】管叔及蔡叔，霍叔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東征，討武庚，誅之，戮管叔，囚蔡叔，降霍叔爲庶人。

【微子】名啓，紂之庶兄。

【殷之子孫】孔子之先本宋人，爲微子之後。

【大哉二句】見論語。

【武盡美二句】見論語。武，武王時所作之樂。

【三分四句】見論語。指文王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殷，夷、齊叩馬而諫，及克殷，有天下，夷、齊恥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遂餓死。

【孟軻】即孟子。

【董狐】晉之史官，晉趙穿弑靈公，趙盾反，不討賊，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夷。」

【南巢】地在今安徽巢縣，即湯放桀處。

【牧野】地在今河南淇縣南，即武王與紂會戰處。

【無逸】周書篇名。

【殷王中宗】中宗，太戊，高宗，武丁，祖甲，皆商之賢君。

【受命稱王】殷商二國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見孔氏書傳。

【孟津】在河南孟縣南，今日河陽渡，武王伐紂會諸侯於此。

【荀文若】名彧，爲操謀畫，仕至侍中，尙書令。因操謀九錫，飲桀自殺。

【九錫】一輿馬，二衣服，三樂器，四朱戶，五納階，六虎賁，七弓矢，八鈇鉞，九鉅鬯。

【子房】漢張良字，荀彧初從操，操與語大悅，曰：「吾之子房也。」

【令尹子南】事詳左襄。

【黃鉞】鉞，大斧，以黃金爲飾。書牧誓：王左杖黃鉞。

伊尹論

尹一名摯，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復歸於亳，太甲，湯孫，太丁子，太丁早死，故立之。

辦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辦者矣！今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爲美也，使其果潔廉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惟其所爭者止於簞食音副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

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鄉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而不能辦一鄉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辦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鄉，亦無以異也；然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天下之大，是一鄉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爲異而已，卿相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不屑，將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害，不能爲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爲耳。

後之君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以役役至於老死而不暇，亦是悲矣！

孔子敍書至於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太息也；夫以朝廷之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

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是，而伊尹始行之，天下不以爲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爲僭，既放而復立，太甲不以爲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於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眇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蹈常而習故，惴朱僞切惴焉，懼不免於天下，一爲希闢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誚之，不知求

其素，而以爲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已過矣夫。

【箜】竹器。

【豆】木器。

【有莘】今河南陳留縣東北。

【芥蒂】前漢賈誼傳：細故芥蒂，何足以疑。注：小鯁也。

【役役】勞貌。

【莊子】終身役役而不見成功。

【皋陶】字庭堅，舜時爲士師。

【惴惴】憂懼貌。

論周東遷

周平王遷洛邑，以避犬戎。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

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

音鑄，乎老切。

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於洛。」

蘇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

顛王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

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

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於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

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

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減幽厲，然至於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

盤庚之遷也，復殷之舊也；古公遷於岐，方是時，周人如狄人也，遂水草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渡河，恃齊而存耳；齊遷臨淄，晉遷於絳於新田，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都，未有不亡，雖不卽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大饑，羣蠻叛之，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於阪高，於鬼切蔣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而楚始大。蘇峻之亂，晉幾亡矣，宗廟宮室，盡爲灰燼，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古外切將從之矣，獨王導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宏衛文大帛之冠，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方彊，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晉復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

嗟夫！平王之初，周雖不如楚之強，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酈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強，未敢試也，而秦何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於大梁；楚昭王畏吳，遷於郢；頃襄王畏秦，遷於陳；考烈王畏秦，遷於壽春，皆不復振，有亡徵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於長安，漢遂以亡；近世李景遷於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太史公等句】太史公，司馬遷也。說見史記。

【洛邑】今河南洛陽縣西北故王城是。

【召公】名奭，周同姓，甘於燕。

【九

鼎】夏代諸侯貢金，鑄爲九鼎。

【酈】今陝西郿縣西，文王都。

【鎬】今陝西長安縣，武王都。

【犬戎】今陝西鳳翔縣北。

【幽

王】名宮，涅，宣王子。

【顛王】即靈王，名泄心，簡王子，生而有顛。

【君陳】周公子，伯禽弟。

【畢公】名高。

【畢】今陝西咸

陽縣。

【盤庚】武丁之子，自奄遷於北亳，曰般。

【古公】名亶父，避狄難，遷於岐山之下。

【岐】今陝西岐山縣。

【衛文公】

名囂，爲狄所敗，遷於邢丘。大布之衣，大布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臨淄】今山東臨淄縣。齊水都營邱，至胡公，遷

薄姑，至原公，山，遷臨淄。

【絳】今山西絳縣。

【新田】即新絳，今山西曲沃縣南管始都，至穆侯，遷絳，至宣公，遷新田。

【申息】

今河南南陽縣，及息縣。

【阪高】楚地。

【蕩賈】字伯，楚夫人。

【巴】國名，今四川巴縣。

【庸】國名，今湖北竹山縣。

【蘇峻】字子山，與祖約反，與兗河下，旋成，成於石頭。

【燼】火餘。

【溫嶠】字太真，太原人，轉督吳興。

【豫章】今

江西南昌縣。【二吳】今江蘇吳縣爲東吳，丹徒縣爲中吳，浙江吳興縣爲西吳。【會稽】今浙江紹興縣。【王導】許十辯謗

乞郡書注。【金陵】今江蘇江寧縣，晉稱建康。【魏惠王】名譽，魏本都安邑，至惠王徙大梁，改國曰梁。【楚昭王】名軫。

【郟】一作若，今湖北宜城縣。【陳】今河南淮陽縣。【考烈王】名完。【壽春】今安徽壽縣。【董卓】字仲穎，隴西臨洮

人，更漢末奸相。【長安】今陝西長安縣。【李景】南唐主，遷都豫章，至子煜，爲宋所滅。

論魯隱公里克李斯鄭小同王允之

魯隱公，名息姑，里克，晉獻公時大夫。李斯，秦丞相。鄭小同，

玄孫，仕魏爲侍中。王允之，敦從子，後封番禺侯。

公子翬

音輝

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

從音裘，吾將老焉。」翬懼，反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蘇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

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爲不擊，則盜且并殺已

也，隱公之智，曾不若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爲非嫡，與桓均爾，

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

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尙茲。

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則優施來去聲之；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則趙高

謀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李斯不

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爲世戒。君子之爲仁義也，非有計

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爲，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

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使斯聞高之言，卽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於扶

蘇，豈有旣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爲，而具五刑於市，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

子，猶蝮腹音也，其所螫色音草木，猶足以殺人，況其所噬齧泉音者歟？

鄭小同爲高貴鄉公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丙音也，如廁初音還，問

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酖鴆音之。王允之從

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面

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

「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

吾讀史得魯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矣！

【公子翬】字羽父。

【桓公】名軌。

【太宰】官名。

【菟裘】魯邑名，今山東泰安縣南。

【惠公】名弗臯。

【繼室】謂聲

子也。【夷齊】孤竹君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之，國人立中子。

【驪姬】晉獻公妾。

【申生】獻公世子。

【優施】優人名施。

【來】招也。

【二世】始皇少子胡亥。

【扶蘇】始皇長子。始皇崩，宦者趙高與

斯合謀，立胡亥，而賜太子扶蘇及蒙恬死。

【惠公】名夷吾，獻公子，既入晉，謂里克曰：「子殺三君矣，爲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自

殺。【李斯不免句】高誣斯反，乃撈掠斯，斯誣服，具五刑，腰斬於市。

【蒙氏】指恬。

【螫】蛇蟲以毒刺人，口螫。

【魏主曹髦】

【侍中】官名。

【司馬師】魏臣，懿子。

【屏】除也。

【酖】左傳注：酖，鳥名，其羽有毒，置酒飲之則死。

【王

敦】詳上辯謗乞郡書注。

【錢鳳】字世儀，爲敦參軍。

宋襄公論

襄公，名茲甫。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於泓，弘音宋師敗績。春

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於周爲客，天子

有事，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於泓，楚、夷狄之

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蓋可見矣。而穀梁之傳，以爲文王之師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

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

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斃。」斃音速

若無罪而就死地。夫舍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與之以王，所謂以不

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鄆子，用於次睢之社，

君子殺一牛猶不忍，而宋公戕一國君，若犬豕然，而忍爲之，天下孰有不忍者

邪？泓之役，身敗國衄，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二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

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餐者，天下知其不情也；襄公能忍於鄆子，而不忍於重傷

二毛，此豈可謂其情也哉？桓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仲尼之門，況用人於夷

鬼以求霸，而謂王者之師可乎？使鄆子有罪而討之，雖聲於諸侯而戮於社，天下

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而況敢用諸淫昏之鬼乎？

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而泣，不能蓋王莽之篡，使莽無成，則宋襄之得志，亦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事，猶足以當桓公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而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魯僖公】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泓】水名，在今河南柘城縣。【臚】宗廟祭肉，生曰胾，熟曰臚。【敗績】師大奔也。

【殺梁傅】周殺梁亦所述。按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二語，見公羊傳，作殺梁誅。【齊宣】名辟疆，威王子。【豐鐘】鐘成，以牲血

塗之也。【殺棘】恐懼貌，齊宣王事，見孟子。【郟】國名，姓，後爲葛所滅，在今山東嶧縣境。【用于次睢之社】左傳

僖公十九年，宋公使邾文公用邾子於次睢之社，欲以厲東夷。注：睢水受注，東經陳留等縣入泗，此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社祠之，蓋殺人

而用祭也。【衄】敗北也。【二毛】髮斑白也。【糝】戾也，謂曲戾其兄之臂也。【桓文】齊桓公，名小白，襄公弟。晉文公

名重耳，獻公子。【不齒於仲尼之門】孟子：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秦穆公】名任好，成公弟，戰於韓，獲晉侯。【晉

【侯】惠公弟也，文公弟。【王莽】字巨君，漢孝元皇后之姪，爲大司馬，加安漢公，弑平帝，立孺子嬰，尋篡漢位，國號新。【孺子

謂孺子嬰也，漢宣帝子淮陽憲王欽之曾孫。【管仲】名夷吾，相桓公，成霸業，稱仲父。【子犯】姓狐，名偃。【子魚】即公子目

夷。爲宋司馬。

范文子論姓，名燮，曾子，爲晉大夫，卒謚文子。因受采於范，亦稱范文子。

料敵勢強弱，而知師之勝負，此將帥之能也；不求一時之功，愛君以德而全

其宗嗣，此社稷之臣也。鄆陵之役，楚晨壓晉師而陳，陳同諸將請從之，范文子獨不

欲戰，晉卒敗楚，楚子傷目，子反殞命，范文子疑若懦而無謀者矣，然不及一年，三

郤誅，厲公弑，胥童死，繼書中行偃幾不免於禍，晉國大亂，鄆陵之功，實使之然也。

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之功，聖人所甚懼也。明月之珠，夜光之

璧，無因而至前，匹夫猶或按劍而況非常之功乎？故聖人必自反曰：「此天之所

以厚於我乎，抑天之禍予也。」故雖有大功而不忘戒懼，中常之人，銳於立事，忽

於天戒，日尋干戈，而殘民以逞。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芽，挫其鋒芒，使其所悔；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使之有功以驕士，玩於寇讎而侮其民。人至於亡國殺身而不悟者，天絕之也。嗚呼！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者？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過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得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所守哉？由是言之，天下者得之艱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

漢高皇帝之得天下，親冒矢石，與秦楚爭，轉戰五年，未嘗得志；比定天下，復有平城之圍，故終其身不事遠略，民亦不勞，繼之文景不言兵。唐太宗舉晉陽之師，破竇建德，虜王世充，所過者下，易於破竹，然天下始定，外攘四夷，伐高昌，破突厥，終其身師旅不解，幾至於亂者，以其親見取天下之易也。故兵之勝負，不足以爲國之強弱，而足以爲治亂之兆。蓋有勝而亡，有敗而興者矣。會稽之棲，而句踐以伯；黃池之會，而夫差以亡；有以使之也。夫虢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偃知其必亡，

曰：「是天奪之鑿而益其疾也。」晉果滅虢，此范文子所以不得不諫，諫而不納而又有功，敢逃其死哉？彼其不死，則厲公逞志，必先圖於范氏，趙盾之事可見矣。趙盾雖免於死，而不免於惡名，則范文子之智過於趙宣子遠矣。

【鄆陵】治今河南鄆陵縣，晉楚戰事，詳見左傳成公。

【范文子不欲戰】左傳：晉楚遇於鄆陵，范文子不欲戰，曰：「吾嘗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楚子傷目】楚王爲晉昌射中目。

【子反】名側，爲楚令尹，師敗自殺。

【二郤】郤錡，郤至，郤擊，皆晉大夫，爲厲公所殺。

【晉童】晉克之子，娶於厲公，爲擊書

中行假所殺。

【厲公】晉君，名州蒲，爲擊書中行假所執，使翟潛執之。

【晉童】晉克之子，娶於厲公，爲擊書

中行假所殺。

【擊書中行假】皆晉卿，晉童以甲劫之於朝，厲公不忍殺，乃皆歸。

【平城之圍】平城，在今山西大同縣東，匈奴

冒頓圍漢高於此，七日乃解。

【文景】漢文帝景帝也。

【唐太宗句】晉陽，今山西太原縣，唐太宗說高祖起兵於此。

【竇建

德，漳南人，隋末壞五樂，稱夏王，後爲太宗所擒，斬之。

【王世充】西魏人，尊稱稱堯帝，後降隋，爲仇人所殺。

【外攘四夷】謂

北於突厥，西平吐谷渾，高昌，攻西域，北滅薛延陀，東伐高麗也。

【高昌】國名，今新疆王魯番地，太宗時爲侯君集討平之。【突厥】

種族名，隋唐之際，奄有漠北，後分東西二部，太宗命李靖討平之。【終其身帥旅不解】謂伐高麗之役也。【會稽之棲】越

王勾踐爲吳所敗，退往會稽，入臣於吳，其後卒滅吳稱霸。【黃池之會】吳王夫差與晉爲黃池之會，越乘之，遂入吳。

【魏公二

句】魏公名醜，桑田，魏地下假，晉之章卜者名假，左傳信公。魏公敗戎於桑田，晉卜假曰：「魏必亡矣。」

【敢逃其死】范文子返

自鄆陵，使其視宗禱死，六月戊辰遂卒。

【趙盾】晉靈公欲殺趙盾，趙穿攻公於桃園，執之。太史書曰：「趙盾執其君。」

【趙宣

子即遺子。

屈到嗜芟論

事見國語。屈到，字子夕，楚卿，屈蕩子。芟，音敫，兩角爲芟，三角爲芟。

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屬音燭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
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
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爲道？」甚矣，柳
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爲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況於將死，丁
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
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
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
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
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

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是，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爲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爲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爲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

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邪？今薦芟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爲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箦，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爲然，是曾元爲孝子，而曾子顧禮之末，易箦於病革切訖力之中，爲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含，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暝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爲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美，其爲忠則

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木之違父命，爲藥石也哉。

【宗老】家臣曰老，宗老，宗人爲家臣者。

【祥】祭名，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見禮記開傳。

【建】字子木，到之子。

【柳

宗元】字子厚，唐人。

【路寢】路，大也。路寢，亦曰正寢，治事之所也。

【結冠纓】左傳：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

【啓手足】論語：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手足，啓手足。」

【曾子有疾二句】見論語。

【孟倍子】孟倍子，名纓，使

其子說與何忌，學禮於孔子，見左傳昭公。

【管仲二句】管仲臨沒，謂桓公曰：「斃刃，易牙開方三人，非人情不可近。」

【若敖

氏】楚子熊鄂生熊儀，謂之若敖，後以爲氏。

【曾皙二句】曾子名參，曾子羊棗，俗呼羊矢棗，詳見孟子。

【曾子寢疾二句】

簣，寢席也。曾子疾革，知寢席之非禮，命曾元等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事見禮記檀弓。

【曾子曰三句】易簣時語，並見檀弓。

【中行偃十句】偃，晉大夫，因平陰之戰伐齊，未卒其事，故死而日猶視，口噤不可含。范宣子，名匄，吳偃之子。主，大夫稱主。壘，懷子，

名盈。後欒魋帥師伐齊。

【美疾藥石】疾，熱病也。左傳：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

我，疾之美，其毒滋多。」

論商鞅

鞅，衛之庶孽公子，姓公孫氏，仕秦爲左庶長。爲秦制法，孝公封之於商，後爲秦惠王所誅，并滅其族。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

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富彊，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之遊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闇於大道，取以爲史。吾嘗以爲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姦雄，蓋其小小者耳；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自漢以來，學者恥言商鞅、弘羊，而世主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司馬遷之罪也。

秦固天下之強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爲聲色畋遊之所敗，雖微商鞅，有不富彊乎？秦之所以富彊者，孝公敦本力穡之效，非鞅流血剝骨之功也，而秦之所以見疾於民，如豺虎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鞅實使之。至於桑弘羊斗筲之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遷之言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勞去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天下，如蛆子余蠅糞穢也，言之則汙口舌，書之

則汗簡牘，二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

夫堯舜禹湯，世主之父師也；諫臣弼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有所樂也。故爲商鞅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日所謂賢主者，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

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之所爲，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而吾獨何爲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變法定令】秦孝公以商鞅爲左庶長，定變法之令。

【行之十年八句】俱見史記。

【天子致胙於孝公】天子，周

顯王也。胙，祭肉也。孝公名渠梁。時周畏秦強，故頒祭肉於秦，示優重也。

【司馬遷】漢人，作史記，有商君列傳。

【先黃老四

【句】漢書司馬遷傳贊：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桑弘羊】漢雒陽人，武帝時領大農，兼統天下

鹽鐵，昭帝時黨上官桀，被誅。【敦本力穡】孝公時使民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本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牧擊。

【流血剝骨】謂其嚴刑罰重稅斂也。【一夫作難】謂二世時陳涉起兵也。【斗筭】論語：斗筭之人。集註：言鄙細也。

【穿窬】穿壁竄牆之智，言其卑也。【遷之言曰二句】桑弘羊請置均輸鹽鐵官，置平準於京師，又請令吏得入粟補官，及罪人贖罪，由是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見史記平準書。【司馬光之言二句】神宗時議變法，王安石曰：「善理財者，不加賦而國用

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不在民則在官，彼設法奪民，其害乃甚於加賦，此蓋桑弘羊欺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

以見其不明耳。」【彌士】輔弼之士也。【繩約】如繩之約束也。【鍾乳】出洞穴中，石液凝成，下垂如冰柱，服之令人陽

氣差充，若多服久服，不免淋瀝難疽之患，見本草備要。【烏喙】附子之兩岐者，大熱有毒。【何晏】字平叔，長於富省，尚魏公

主，又好色，粉白不去手，正始中爲侍中尚書，以附曹爽，被殺。【寒食散】藥劑名，多燥烈之品。【彼之所爲】謂晏之作爲也。

三國志注：晏婦金鄉公主，謂其母沛王太妃曰：「晏爲惡日甚，將何保身。」【疽背】疽發於背。【嘔血】吐血。

荀卿論

荀卿名況，李斯師。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

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爲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爲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爲夫子之所悅；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爲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爲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爲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

昔者常怪李斯事荀卿，旣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爲異說而不讓，敢爲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

僞也。」由是觀之，意其爲人，必也剛愎蒲遇切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

今夫小人之爲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低上聲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爲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苟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苟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尙安以求異爲哉！

【孔子世家】史記篇名，紀孔氏之世系也。

【焚書】始皇二十四年，李斯請史官非秦記皆焚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寺

尉雜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亂天下者二句】荀子非十二子篇語。【人性惡三句】荀子性惡篇語。【非田】周制，地方一里，畫爲九區，每區百畝，八家各受一區，中爲公田，形似井，公田由八家種之，不復稅其私田。

韓非論

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而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爲不如非，後韓遣非使於秦，卒爲李斯

所害。

聖人之所爲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

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爲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及秦用之，終於勝廣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

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夫無有豈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爲其說而不得，得之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爲殘忍而無疑。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爲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則是殺人不足以爲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如此，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爲，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

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有所畏；今其視天下眇然若不足爲者，此其所以輕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施於名實，韓子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覈。」下革切少恩，皆原於道德之意。「嘗讀而思之，事固有

不相謀而相感者，莊老之後，其禍爲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其不爲之所也！

【莊周】楚蒙人，官爲蒙漆園吏。

【列禦寇】周鄭穆公時人。

【勝廣】陳勝，字涉，陽夏人。始皇崩，首發難。吳廣，亦以譎戍而隨陳

勝發難者。

【申韓】申不害，韓非，皆法家。

【太史遷】太史，官，遷名，姓司馬，著史記。

【申子卑卑七句】見史記老莊申韓

傳贊。施於名實，言名實相符，總舉，猶言法也。

【發】考事得實也，此作深刻解。

論始皇漢宣

始皇名政，莊襄王子。宣帝名詢，武帝曾孫。

秦始皇帝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少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

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者，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振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爲舊臣，雖有大奸賊，敢啤

詰

切 睨 切 研 計 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尙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

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

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

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者也。自書契以來，

惟東漢呂彊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徼必亡之禍哉？

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湛

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爲聰明人傑也，奴僕熏腐之餘，何能爲及其亡國亂朝，

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

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

下，而蒙恬恃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卽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

而不慮此，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始皇之罪，自商鞅變法，

以殊死爲輕典，以參夷爲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爲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

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爲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爲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莫之救者，以秦法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法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復請也。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鷙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僞也哉！

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爲心，而以平易爲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然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彼易此。商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也。古者公族有罪，三宥然後寘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不忘，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故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也。漢武與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

於無聊也；故爲二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趙高】秦宦者，始皇崩沙丘，高矯詔賜扶蘇死，立胡亥，旋殺李斯，爲丞相，後爲子嬰所殺。【蒙毅】恬弟。【上郡】今陝西綏德

縣。【鄆琊】山名，在今山東諸城縣。【睥睨】斜視貌。【呂彊】成阜人，靈帝欲封爲都鄉侯，不受，張讓等譖之，自殺。【張承

業】盡忠唐室，輔晉王存勳，轉戰河北，誓滅朱氏，終晉王欲自立，承業諫之不聽，邑邑卒。【桓靈】桓帝名志，封宦者單超等五人爲

侯。靈帝名弘，常言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唐肅代】肅宗名亨，代宗名豫，用宦官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等。【恭顯】弘

恭石顯，漢元帝時宦官。【陳勝】見韓非論註。【商鞅】見上商鞅論題註。【殊死】殊，絕也。如斷頭腰斬。【參夷】夷三族。

【狼顧脅息】疑慮恐懼貌。【荆軻】軻刺秦王，王驚起，環柱而走。秦法，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不得上。【立信徙

木】鞅欲變法，恐民不信，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至北門者，予五十金。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立威棄灰】秦法，棄灰於道

者刑。【刑其親戚師傅】太子犯法，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三宥】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見周禮

秋官。【戾太子】名據，宣帝時追諡曰戾。武帝晝寢，夢木人擊之，時女巫巫往來宮中，教美人度厄，埋木人祭祀之。江充與太子有隙，

因言宮中有惡氣，帝疾言崇在巫蠱，帝使充入宮求之，充奏云：「於太子宫得木人甚多。」太子懼，因殺江充，并白皇后發兵，後兵敗，自

殺。

論范增

增秦時東人。年七十，補羽霸諸侯，尊爲亞父。後羽信陳平反間計，疏增，增憤而歸，病卒。

漢用陳平計，間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且必殺增，獨恨其不蚤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

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此去邪？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

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爲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

彼雨雪，先集維霰。」細案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

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畔之也，以弑義帝。且義帝之立，增

爲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爲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以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

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

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

安能間無疑之主哉？

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而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酬音人之中，而擢濁音以爲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也，爲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

【陳平】陽武人，事高帝，屢出奇計，封曲逆侯。

【間疏楚君臣】楚圍韓王於滎陽，漢王患之，乃出金四萬斤予平，平遺人宣言亞

父因不得列地而王，欲與漢爲一，滅項氏而分其地，項王疑，使使至漢，漢爲大牢之具，進見楚使，陽驚曰：「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

復持去，以惡草具進，使歸報，項王果大疑。

【彭越】今江蘇銅山縣。

【勸羽】鴻門之宴，增以玉玦示羽者三，羽不聽，又使項莊舞

劍，項伯與對舞，翼蔽沛公。【知幾其神乎】見易繫辭。【相彼雨雪二句】見詩小雅。【霰】雪珠。【羽殺卿子冠

軍】義帝以宋義爲上將軍，號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羽因是朝，即帳中斬之。【陳涉之得民二句】陳涉初起

兵，以爲秦二世不當立，公子扶蘇在外，百姓素聞其賢，未知其死也，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死，或以爲亡，乃詐稱

公子扶蘇項燕，從民望也。【立楚懷王孫心】范增說項梁立楚後，梁求懷王孫心於民間，立爲楚懷王。【弑義帝】義帝，即

楚懷王孫心，羽令九江王英布擊殺於江中。【誡卿子冠軍句】齊使者高陵君顯言於楚王，宋義知兵，乃召宋義與計事，大悅，因

置爲上將軍。【稠】多也。【擢】拔也。【項梁】下相人，楚將項燕子，項籍之季父。

留侯論

張良，字子房，其先韓人，韓破，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秦始皇東游，良與客狙擊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亡匿

下邳，後佐漢高帝，滅秦平項，封於留。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者，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爲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命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

夫子房受書於圯音怡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

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爲鬼

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罪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奔音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已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聶切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爲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典他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但音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倦同。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爲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生平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帝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

所不能怒也。

觀夫高帝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主，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強不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爲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爲子房歟！

【圯】橋也，史記集解：徐廣曰，東楚謂之圯。

【老人】卽黃石公，良爲老人納履，老人因出素書六篇授之。

【賁育】孟賁夏育，

並古勇士。

【荊軻】爲燕太子刺秦王不成而死。

【聶政】軋深井里人，爲轅仲子刺殺韓相俠累。

【楚莊王伐鄭】事見

左宣十二年。

【鄭伯】鄭襄公，名堅。

【袒】露臂。

【句踐】越王允常子，事詳吳越春秋。

【會稽】今浙江紹興縣。

【淮陰】

韓信封淮陰侯，信破齊，請爲假王，漢王大怒，張良躡漢王足，漢王悟，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

【魁梧】壯大貌。

賈誼論

誼，漢雒陽人，文帝召爲博士，後出爲長沙王太傅，復拜梁懷王太傅，王墮馬死，誼哭歲餘，亦死。

非才之難，所以自用者實難，惜乎！賈生王者之佐，而不能自用其才也。夫君

子之所取者遠，則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則必有所忍。古之賢人，皆有可致之才，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未必皆其時君之罪，或者其自取也。

愚觀賈生之論，如其所言，雖三代何以遠過，得君如漢文，猶且以不用死，然則是天下無堯舜，終不可以有所爲邪？仲尼聖人，歷試於天下，苟非大無道之國，皆欲勉強扶持，庶幾一日得行其道。將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君子之欲得其君，如此其勤也。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召我。」君子之不忍棄其君，如此其厚也。公孫丑問曰：「夫子何爲不豫？」孟子曰：「方今天下，舍我其誰哉？而吾何爲不豫？」君子之愛其身，如此其至也。夫如此而不用，然後知天下之果不足與有爲，而可以無憾矣。若賈生者，非漢文之不用生，生之不能用漢文也。

夫絳侯親握天子璽而授之文帝，灌嬰連兵數十萬，以決劉呂之雌雄，又皆高帝之舊將，此其君臣相得之分，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賈生洛陽之少年，欲使

其一朝之閒，盡棄其舊而謀其新，亦已難矣！爲賈生者，上得其君，下得其大臣，如絳灌之屬，優游浸漬印而深交之，使天子不疑，大臣不忌，然後舉天下而惟吾之所欲爲，不過十年，可以得志；安有立談之閒，而遽爲人痛哭哉！

觀其過湘，爲賦以弔屈原，紆鬱憤悶，超同然有遠舉之志。其後卒以自傷哭泣，至於天絕，是亦不善處窮者也。夫謀之一不見用，安知終不復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而自殘至此。嗚呼！賈生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也。古之人有高世之才，必有遺俗之累。是故非聰明睿哲不惑之主，則不能全其用。古今稱苻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一朝盡斥去其舊臣而與之謀，彼其匹夫，略有天下之半，以此哉！愚深悲賈生之志，故備論之，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則知其有猶古縣切介之操，一不見用，其憂傷病沮，不能復振；而爲賈生者，亦慎其所發哉！

【荆】卽楚。

【中】繼也。

【畫】齊邑，今山東臨淄縣。

【公孫丑】孟子弟子。按此本充虞之間，非公孫丑。

【絳侯】卽周勃。

【勃誅諸呂，迎立文帝，帝至渭橋，勃上天子屬符。】

【灌嬰】封穎陽侯，齊王襄發兵討諸呂，使嬰擊齊，嬰留屯滎陽，與齊連和。

【浸

潰

水以漸而入內。

【湘】

水名，源出廣西。

【屈原】

名平，楚同姓。被讒，投汨羅江而死。

【苻堅】

字永固，本姓蒲，氏人。僭號大

秦，稱前秦。

【王猛】

字景略，少隱華山，後爲堅相。

【狷介】

量隘而能自守。

鼂錯論

錯，漢潁川人，景帝時爲御史大夫。主議削七國，七國反，以誅錯爲名。景帝因袁盎說，斬錯於東市。

天下之患，最不可爲者，名爲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坐觀其變而不爲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爲之，則天下狙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唯仁人君子豪傑之士，爲能出身爲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閒，而苟以求名者之所能也。天下治平，無故而發大難之端，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能免難於天下；事至而循循焉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

昔者鼂錯盡忠爲漢，謀弱山東之諸侯，諸侯並起，以誅錯爲名，而天子不察，以錯爲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而不知錯之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

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爲之所，是以得至於成功。夫以七國之彊而驟削之，其爲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爲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爲自全之計，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而居守之至安，已爲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惋而不平者也。當此之時，雖無袁盎，錯亦不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其危，日夜淬厲，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之以爲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閉哉？

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爲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擊吳楚，未必無功，唯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

【龍門】山名，在陝西韓城縣東北。

【七國】吳膠西膠東菑川濟南楚趙。

【惋】駭恨也。

【袁盎】字絲，楚人。謂景帝曰：「今

獨有斬錯，復七國故地，則兵可罷。」

【淬厲】經火入水爲淬厲，磨也。

諸葛亮論

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之，以周之所以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

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恥之，欲信仲大義於天下。當此時，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兗，南收荆豫，孔明之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激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概，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劫而強切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爲之用矣。

且夫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所不爲，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爲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荊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日，扼其吭瓶音附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有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始治兵振旅，爲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亦難矣。

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尙爲戒也，而不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且爲寇讎，而況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可開諷音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內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絕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卻哉！故夫敵有可開之勢而不開者，湯武行之爲大義，非湯武而行之爲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

溫以爲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彊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苟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信】與伸字義同。易：往者屈也，來者信也。

【曹公】即曹操。

【許】許州也，在河南。

【兗】兗州在山東。

【荆】荊州也，在

湖南。

【豫】豫州也，在河南。

【措足】置足也。

【殺一不辜二句】見孟子。

【劉表】高平人，字景升，初平中爲荊州刺

史，愛民養士。及操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求救於表，表許之而未往授。操既敗紹，自將征表，未至，表疽發背而死。【先主在荊州三句】孤，謂劉琮也。時琮舉州降操，亮勸攻琮，荊州即可得。先主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遺孤，背信自濟，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

【劉璋三句】璋，焉子，字季玉。馬超，義益州刺史職，操加璋振威將軍，超別智張松敬於操，操不存錄松，松怨之，歸勸璋迎先主。先主圍成都，璋出降，吮，啜也。【遷劉璋】移璋於公安也。【不】魏文帝名。【譚尙】袁紹有三子：譚熙尙，紹愛幼子尙，以爲後。

出長子譚爲青州刺史，後兄弟相攻爲操所滅。【可閉】可以離閉也。

【籍】項羽名。

【呂溫】唐河中人，字化光，貞元進士，黨

於王叔文。時柳宗元等坐叔文貶逐，溫以奉使吐蕃免，文體富黠，史稱其有丘明班固之風。

【桓靈】漢桓帝靈帝也。桓，章帝曾孫，靈

帝侯翼子，靈，章帝玄孫，解濟亭侯襄之子。

魏武帝論

武帝，姓曹，名操，字孟德。獻帝初，合兵討董卓，後迎帝都許，自爲大將軍，領冀州牧，進位丞相，加九錫，爵魏王。子

丕，諱芳，追尊爲武帝。

世之所謂知智者，知天下之利害，而審乎計之得失，如斯而已矣。此其爲知，智猶有所窮，唯見天下之利而爲之，唯其害而不爲，則是有時而窮焉，亦不能盡天下之利。古之所謂大智者，知天下利害得失之計，而權之以人；是故有所犯天下之至危，而卒以成大功者，此以其人權之，輕敵者敗，重敵者無成功。何者？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必有所格，是故知吾之所以勝人，而人不知其所以勝我者，天下莫能敵之。

昔者晉荀息知虞公必不能用宮之奇，齊鮑叔知魯君必不能用施伯，薛公知黥布必不出於上策，此三者皆危道也，而直犯之，彼不知用其所長，又不知出吾之所忌，是故可以冒害而就利。

自三代之亡，天下以詐力相并，其道術政教，無以相過，而能者得之。當漢氏之衰，豪傑並起而圖天下，二袁董呂，爭爲強暴，而孫權劉備，又已區區於一隅，其用兵制勝，固不足以敵曹氏，然天下終於分裂，訖魏之世而不能一。蓋嘗試論之，

魏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是故有所重發而喪其功，有所輕爲而至於敗。劉備有蓋世之才，而無應卒合沒之機，方其新破劉璋，蜀人未附，一日而四五驚，斬之不能禁，釋此時不取，而其後遂至於不敢加兵者終其身；孫權勇而有謀，此不可以聲勢恐喝喝音取也。魏武不用中原之長，而與之爭於舟楫之間，一日一夜，行三百里以爭利，犯此二敗以攻孫權，是以喪師於赤壁，以成吳之強。且夫劉備可以急取，而不可以緩圖，方其危疑之間，卷甲而趨之，雖兵法之所忌，可以得志；孫權者可以計取，而不可以勢破也。而欲以荊州新附之卒，乘勝而取之，彼非不知其難，特欲僥倖於權之不敢抗也。此用之於新造之蜀，乃可以逞，故夫魏武重發於劉備而喪其功，輕爲於孫權而至於敗，此不亦長於料事，而不長於料人之過歟？夫事之利害，計之得失，天下之能者舉知之，而不能權之以人，則亦紛紛焉或勝或負，爭爲雄強，而未見其能一也。

【晉荀息句】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魏，晉獻公以宮之奇在也，疑不決。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

強諫，且少長於君，君瞞之，雖諫，將不聽。一後果如所言，遂滅虜，見左傳。

【齊鮑叔句】齊鮑叔牙請桓公召管仲於魯，魯人施伯

曰：「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用之則爲魯患，不如殺而以其屍與之。」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鮑叔牙迎受管仲，脫其桎梏，桓

公厚禮以爲大夫。【薛公句】黠布反，漢高帝召故楚令尹薛公問之。薛公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此上

策也。東取吳，西取下蔡，對重於越，身居長沙，此下計也。」帝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布故驪山之徒，自救萬乘，此皆爲身不顧空慮

者也。」一後果如薛公言。【二袁】袁紹，袁術。【董呂】董卓，呂布。【孫權】字仲謀，即吳大帝。【劉備】字玄德，即蜀漢先主。

【應卒】卒，急也，應付急事也。【劉璋】見上諸葛亮論。【赤壁荊州】並見赤壁賦注。

論養士

春秋之末，至於戰國，諸侯卿相，皆爭養士；自謀夫說客，談天雕龍，堅白同異之流，下至擊劍扛鼎，鷄鳴狗盜之徒，莫不賓禮；靡衣玉食，以館於上者，何可勝數。越王勾踐，有君子六千人；魏無忌齊田文趙勝黃歇呂不韋，皆有客三千人，而田文招致任俠姦人六萬家於薛；齊稷下談者亦千人；魏文侯燕昭王太子丹，皆致客無數；下至秦漢之間，張耳陳餘號多士，賓客廝養，皆天下豪傑，而田橫亦有士

五百人；其略見於傳記者如此。度其餘，當倍官吏而半農夫也。此皆姦民蠹國者，民何以支，而國何以堪乎？

蘇子曰：此先王之所不能免也，國之有姦也，猶鳥獸之有猛鷙，昆蟲之有毒螫也。區處條理，使各安其處，則有之矣；鋤而盡去之，則無是道也。吾考之世變，知六國之所以久存，而秦之所以速亡者，蓋出於此，不可以不察也。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類不能惡衣食以養人，皆役人以自養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此四者不失職，則民靖矣。四者雖異，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雖不盡然，取其多者論之。六國之君，虐用其民，不減始皇二世，然當是時，百姓無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傑者，多以客養之，不失職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_{音追}魯無能爲者，雖欲怨叛而莫爲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卽亡也。

始皇初欲逐客，用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則以客爲無用，於是任法而不任人，謂民可以恃法而治，謂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墮吐果切名城，殺豪傑，民之秀異者，散而歸田畝，向之食於四公子，呂不韋之徒者，皆安歸哉？不知其能稿項黃馘音國，以老死於布褐乎？抑將輟耕太息以俟時也？秦之亂，雖成於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處之，使不失職，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縱百萬虎狼於山林而饑渴之，不知其將噬人，世以始皇爲智，吾不信也。

楚漢之禍，生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希上聲，從車千乘，蕭曹爲政，莫之禁也。至文景武之世，法令至密，然吳濞西備切，淮南梁王魏其武安之流，皆爭致賓客，世主不問也，豈懲秦之禍，以爲爵祿不能盡縻天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邪？若夫先王之政，則不然，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嗚呼！此豈秦漢之所及哉？

【談天雕龍】史記孟荀列傳：談天衍，雕龍奭。蓋指騷衍善談天，騷奭修飾文字，如雕鏤龍文也。

【堅白同異】堅白，守白也，言

擊執其說而守之。同異，合異以爲同也。趙有公孫龍，善爲擊白同異之辯。【擊劍】莊子：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扛鼎】

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多至大官，與孟說舉鼎，絕脈而斃。【雞鳴】孟嘗君去齊，將度函谷，關法雞鳴乃出客，時未至，客有爲雞鳴者，

而孟說鳴，乃得度。【狗盜】孟嘗君囚於秦，求幸姬解說，姬欲得狐白裘，顧獻昭王矣，客有爲狗盜者，乃竊以獻。【君子六千

人，起有君子軍六千。【魏無忘】昭王少子，號信陵君。【齊田文】齊靖郭君田嬰子，號孟嘗君。【趙勝】趙公子，號平原

君。【黃歇】宰相，號春申君。【四公子】即孟嘗信陵平原春申君也。【呂不韋】秦相，封文信侯。【薛】孟嘗君封邑。今山

東滕縣。【四門】齊城四門名。【魏文侯】名斯，曾事子夏，禮段干木。【燕昭王】名平，築黃金臺以招賢者，得郭隗樂毅。【太

子丹】魏太子，母名，使其客荆軻，刺秦王，不成而死。【張耳陳餘】均大梁人。史記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

廩役，莫非天下俊傑。」【田橫】田儋田榮弟。齊既滅，橫與五百人入海島，高帝召之，至洛陽自殺，五百人聞之皆死。【九品中

正】九品官人之法，創自魏文帝，郡縣置中正官，區別人物，以九品第其高下，吏部據此以授官，至隋始罷。【科舉】因考試而取士

也。【推魯】愚也。【用斯言而止】李斯有諫逐客書。【墮】毀也。【槁項黃馘】項頸後，馘面也。枯槁其項，黃其面。

【輟耕太息】史記：陳涉少時，嘗與人傭耕，掘井之畔，相與謀曰：「苟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涉太

息曰：「嗚呼！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陳豨】宛句人，封受侯，爲代相，多招致賓客。【吳濞】高帝兄仲之子，既其哭，有陳

章銅山，盜鑄錢。【淮南】淮南厲王，名長，高帝少子，收聚諸侯人及有罪亡者。【梁王】名武，文帝子，招延四方豪傑。【魏其】

名嬰，晉太后從兄子，封魏其侯，遊士爭歸之。【武安】田蚡，景帝王皇后同母弟，武帝時封武安侯，招致賓客。【君子小人二

句】見論語。

剛說

孔子曰：「剛毅木訥近仁。」又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所好夫剛者，非好其剛也，好其仁也；所惡夫佞者，非惡其佞也，惡其不仁也。吾平生多難，常以身試之，凡免吾於厄者，皆平日可畏人也；擠我於險者，皆異時可喜人也。吾是以知剛者之必仁，佞者之必不仁也。

建中靖國之初，吾歸自海南，見故人問存沒，追論平生所見剛者，或不幸死矣。若孫君介夫諱立節者，真可謂剛者也。始吾弟子由爲條例司屬官，以議不合引去，王荆公謂君曰：「吾條例司，當得開敏如子者。」君笑曰：「公過矣，當求勝我者，若我輩人，則亦不肯爲條例司矣。」公不答，徑起入戶，君亦趨出。君爲鎮江軍書記，吾時通守錢塘，往來常潤間，見君京口，方新法之初，監司皆新進少年，馭吏如束濕，不復以禮遇士大夫，而獨敬憚君，曰：「是抗丞相，不肯爲條例司者。」

謝麟經制溪洞事宜，州守王奇與蠻戰死，君爲桂州節度判官，被旨鞠吏士有罪者，麟因收大小使臣十二人付君并按，且盡斬之，君持不可，麟以語侵君，君曰：「獄當論情，吏當守法，逗撓不進，諸將罪也；既伏其辜矣，餘人可盡戮乎？若必欲以非法斬人，則經制司自爲之，我何與焉？」麟奏君抗拒，君亦奏麟侵獄事，刑部定如君言，十二人皆不死，或以遷官，吾以是益知剛者之必仁也。不仁而能一言活十二人於必死乎？

方孔子時，可謂多君子，而曰未見剛者，以明其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太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太剛而懼之以折邪？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爲此論者，鄙夫患失者也。君平生可紀者甚多，獨書此二事，遺其子勳。音慮明剛者之必仁，以信孔子之說。

【剛毅句】

論語集解：剛，無欲，果敢，木質，樸訥，遲鈍。有斯四者，近於仁。

【巧言句】

論語集解：巧言，好其言語，令色，善其辭色。

皆欲令人悅之，少能有仁也。

【佞】口辭捷給也。

【建中靖國】徽宗年號。

【歸自海南】瓊州島，一稱海南。徽宗立，東坡

徙瑄州，更大敦，還提舉玉局觀。【孫介夫】名立節，寧海人，宋皇祐間進士。【子山二句】子山，轍字，爲條例司檢詳文字，與
呂惠卿論不合，又以書抵王安石，乃出爲河南府推官。【條例司】宋官名，宋史：制置三司條例司，掌經筵邦計，議變舊法，以通天下
之利。熙寧二年置。【王荆公】安石。【鎮江軍】宋屬兩浙路，今江蘇丹徒縣治。【通守錢塘】東坡以武進士發策，歸怒
安石，遂謫外，通判杭州。【常】常州。【潤】鎮江。【京口】今丹徒縣治，以京峴山得名，一說謂京江之口也。【監司】監察州
郡之官也，宋置轉運司，監察各路，始有監司之稱。【東濕】吏治太急，曰東濕，蓋濕物易東也。【謝麟】宋寧海人，字應之。【經】
制溪洞】經制，經理節制也。溪洞，苗獠所居。宋史：章惇使謝麟，拓沅州，麟爲守，盜賊犯辰溪，且捕且招，一方以寧，詔使經制宜州，盜
降其種落甚衆。【州守】宜州守也，宋之宜州，今廣西宜山縣治。【桂州】今廣西桂林縣治。【節度判官】如今之執法官，
而又可法獨立權者。【鞠】獄囚也。【使臣】官猶一帶官吏也。【轍】介夫子，字志康。【勳】介夫季子，字勵志。

標商冊註

